

# 兒女英雄傳

長篇名著俠義小說



# 序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之興，經尚矣。作經非聖人初意也。若有所爲而作，有得已於言也。故易之作，爲闡天心之微也；書之作，爲觀天道之變也；詩之作，爲通人心之積也；禮之作，爲大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爲合天心人事，以誅心維道，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上紹歷聖作經之心，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嗣是經變爲史，龍門子長司馬溫公晦翁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類已。參半。隋五代世無達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

稗史亦史也，其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也，何獨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心貴當者蓋寡。白王新城喜讀說部，其言始淺淺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鑑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邱眞人見元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元門，意水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城，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子盜賊以魏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州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醜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臥薪吞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曹雪芹見簪纓鉅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承恩衍慶，託假言以談眞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問嘗竊計之，類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治平」外，補出「一格致」一書，令我先親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治平」於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託言情，隱欲彌蓋「力亂神」者也，格局備矣，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一「一格致」之書。

欽欽在抱者久之。

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說部，所見且甚夥。吾一日以前說賈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學」一章，而今亡矣，誠未易見！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謂曰：「當與德與治與人者。」不又一格局。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情語，是齊東之野，還以賈之吾子，子其云何？而讀之，其書以天道爲綱，以人道爲紀，以性情爲章，以兒女英雄爲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舉英雄本色，其寫兒女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爲情，援情人性，有時談詞諧趣，無不褒彈爲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唱歎於露聲，而高放正學，是殆亦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

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快觀此「格致」一書也。吾友以爲妄曰：「子真有嗜癖癖者矣！試即以子之言證之。西遊記誠爲「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書述而終於草菅，金瓶梅以斲傷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寫雷震其言。稗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游談掉弄，詎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無端，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虛應，提禪語以文其陋，子以爲每况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君言差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浮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卽物而窮其理也。人爲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以及襄陽秋爲旨趣，其說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衆俗爲文章，其說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而顯教以作善降祥爲常，頭喝棒乎！且如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歎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迺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世途多信爲談情，以致誤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爲遊談，——遊談何益！」

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殺人。孟子，亞聖也，其罕譬馬，引人人勝者，立言尤多談說，何有於燕北閒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聞之，始輒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

嗟乎，近俳近優，都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夜墮孤禪，說理者，輒歸腐腐，自非苦口，何能喚醒癡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於太空，天應泣，君真健者，尙一聲長嘯，譜成幾聲清商，僕本恨人，早三歎廢書，洒落滿襟熱淚，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

雍正關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 序二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爲釋家言，而不謂禪史也。展而讀之，見爲燕北閒人撰，爲新安畢公同參，爲觀鑑我齋序，均不知爲何許人。其事則目下萬聞，其文則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度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

久之，慮遂果蟬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觀，又研讀數四，更於沒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言非無所爲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爲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話』，且弁數言於卷首云。

時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丁翁識。

## 序三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爲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貴爲

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肯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道。其書雖託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出，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願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饑，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

書故五十三回爲一卷，蠹蝕之餘，僅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輯，且筆墨舛陋，疑爲夫已氏所續，故竟從剞劂。書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爲尋釋可耳。

時光緒戊寅陽月古遼園圃馬從善偶述。

# 兒女英雄傳目錄

## 卷一

-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開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驢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陰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囚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入偏尋根究底
-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隱赴淮安
- 第十二回 安大令骨肉殺天倫 佟孺人姑媳祝俠女
-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帥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卷二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

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離弓罷局賺俠女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第二十一回

回心向善買犢賣刀

隱話隻關借弓留硯

第二十二回

晤雙親芳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却塵緣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宛轉依慈母

圓好事嬌噴試玉郎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傳月老

卷三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翁諷誦烈女傳

第二十六回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益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

卷四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中庭訓喜克繼書香

寶鏡離宮完成大禮

酬素願翁媪共華筵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贖老翁醉索魚鱗瓦

緒大娘詩意離筵酒

話農王請回詩家政

屏執袴穩步試雲程

何老人示棘園異兆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包容量一諾義調貧

虛吃驚遠秦陽關曲

破寂寥開心談月夜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一樽佳釀醒酒酬師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老封翁驚遇窮途客

嬰傑翁九秩雙生子

皆幸事穩抱小星詩



新式  
標點

# 兒女英雄傳卷一

##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熱烈英雄本色 溫柔兒女家風 兩般若說不相同 除是癡人說夢

兒女無非天性 英雄不外人情 最憐兒女又英雄 纔是人中龍鳳

八句提綱道罷，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私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子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

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他幼年在塾讀書，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裏，他讀到宰子畫寢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書丟過一邊，也學那聖門高弟，隱几而臥，纔得睡着，便恍惚間出了書房，來到街頭，只見憧憧擾擾，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兩旁歧途曲巷，中有無數的車馬，輻輳冠蓋，飛揚人往人來，十分熱鬧。當中却有一條無偏無頗的蕩平大路——這條路上，只有一個瘦骨銳頭，鬢髮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修途，苦於自己在他背後，等閒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不想他愈走愈遠，那條路愈走愈高，眼前忽然一閃，不見了他，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裏來了。沒奈何一個人飄飄涼涼，站在雲端裏，一望纔看出雲外那座天。原來雖說萬變萬應，却也只得一縱一橫，縱裏看去，便是宗動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橫裏看去，便是無上天，四天天，忍利天，堅首天，持鬚天，常橋天，福生天，福受天，廣來天，大梵天，梵輔天，梵衆天，少光天，光音天，無量光天，少淨天，徧淨

天無量淨天，善見天，善現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須欲摩提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個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

却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悅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一同瞻仰。只見那天宮現彩，寶殿生雲，仙樂悠揚，香煙繚繞，左一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右一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階下列着是白旄黃鉞，彩節朱幡，金蓋，銀蓋，紫芝蓋，映日飛揚，龍旗鳳旗，月華旗，隨風招展，雕弓羽箭，飛魚袋，畫着飛魚，玉釐金根，馴象官牽着馴象，飛電馬，追風馬，跨上時電捲風馳，龍驤軍，虎賁軍，用着龍拿虎跳，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靜悄悄的行列兩邊，殿上龍案頭，設着文房四寶，旁邊擺着一個硃紅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硃紅繡旗，旗上分列着一忠孝節義一四個大字。

一時仙樂數聲，畫閣開處，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寶爐，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釋天尊，悅意夫人出來。那天尊頭戴攢珠嵌寶冠，旒身穿海晏河清龍袞，足登朱絲履，腰繫白玉鞞，那悅意夫人不消說，自然是日月龍鳳，襖山河袖理裙了。身後一雙日月宮扇，簇擁着出來。那時許多星官神將，早排列在階下。只聽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冠朱纓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冊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間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請旨定奪。」早有殿上宮官接過那文冊呈到龍案上，天尊閃目一看，降旨道：「這班兒發落他閻浮人世去，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纔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機不可洩，可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後發落。」值殿官領旨。

早有一童子抬過一座金鑲玉琢，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寶鏡安頓完畢，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節

義」四面旗兒發下來，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捧到塔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見憑空裏就現出許多人來，爲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裝束得七品京堂樣子，同着一個半老婆婆，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又是兩個絕代女子——一個豔如桃李，凜若冰霜，一個裙布荆釵，端莊俏麗，還有一個朱纓花袋的長官，一個赤面白鬚的壯士，又是一個濃妝嫵婦，兩雙中年老年夫妻，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後面隨着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的，都俯伏在殿外。天尊發落道：「爾等此番人世務，要認定自己行藏，莫忘本來面目，可抬頭向天，人寶鏡一照著。」

衆人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寶鏡裏，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又次後便見鏡裏大放光明，從那片光裏現出許多難合悲歡榮枯休咎的因緣來。大衆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樂的。這個揚眉吐氣，那個掩口垂頭，鼓舞一番，嘆息一番。看夠多時，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結成一片祥雲瑞霧，現出「忠孝節義」四個大字。衆人看了一齊向上叩首，口中齊祝聖壽無疆。那殿頭官把旗兒一展，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愈走愈遠，墮入雲中，不見踪影。

悅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這番務落，可謂「歡喜慈悲」。只是這班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大施法力，暗中呵護，使他不能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無咎，也顯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天尊意下如何？」天尊道：「夫人，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護衛的爪牙，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還要看他人世後怎的個造化。纔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況這氣數有個一定，就是天作的，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我樂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這椿兒女英雄公案，霎時好妻子也。」悅意夫人道：「請問天尊要作到怎的個地步，纔算得個兒女英雄？」天尊道：「這一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椿事，誤把些使氣角力好勇鬪狠的，認作英雄，又

把此調脂弄粉，補餘桃的，認作兒女，所以一開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兒女情長；某某兒女情薄，英雄氣壯。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纔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纔作出英雄事業。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個忠臣，這就是個英雄心，忠臣斷無不愛君的，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立志要作個孝子，這就是個英雄心，孝子斷無不愛親的，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至於一節義一兩個字，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妻朋友的相處，同此一心，理無二致，必是先有了這個心，纔有古往今來的，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武死戰，纔有大舜的完廩，梁伯仲的逃至荆蠻，纔有郊祁弟兄的問答，纔有董缺夫妻的相敬，纔有漢光武嚴子陵的忘形。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沒得一毫矯揉造作。淺言之，不過英雄兒女常談，細按去，便是大聖大賢身分。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却也頗不容易。只我從開闢以來，掌了這座天關，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兒女英雄，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也只見得兩個。一個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不忍見那青天缺陷，人面的不同，煉成三百六十五塊半五色石，補好了青天，便完成了浩劫，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的覆載，拈了一撮黃土，端正了人面，使畫一個寅會至酉會，八萬六千四百年的人形，從兒女裏作出這番英雄事業來，所以世人纔說她作神媒。一個是掌釋教的釋迦牟尼佛，只因他一時奮起一片英雄心，不許波斯國那些婆羅門外道，擾害眾生，妄干國事，自己割捨了儲君的尊嚴富貴，立地削髮出家，明心見性，修成個無聲無色，無臭無味，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動他，毫的煩惱憂思恐怖，把那些外道，善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國國王纔落得個國治身尊，波斯國眾生纔落得個安居樂業。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元配得證法華，善侶都轉法輪，子弟並登無上，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所以眾生都尊他爲大羅氏。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講英雄第一個大略，才的莫如漢高祖。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只小小一個泗水亭長，手提三尺劍，從芒碭斬蛇起義，便着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概了。究竟稱不起，也莫如秦無道，秦併起，遂歷

中原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約先入關者王之。漢王乘那項王火威，陽城義帝降子嬰，東蕩西馳的時候，早暗地裏問道：人關進位稱王，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脚色，枉費一番氣力，如何肯休？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舉火待烹，却特特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替漢王設想，此時正該重視太公，輕視天下，學那竊父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即不然也，該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後布告天下，同罪與師，合項王大戰一場，成敗在所不計，也還不失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說：「我翁即爾翁，而欲烹爾翁，請分我一盃羹。」幸而項王無謀，被他這幾句甜言蜜語，住了，不會作出來。儻然萬有一失，他果然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盃羹來，事將奈何？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斷然不敢下手，兵不厭詐，即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漢王豈不深知？豈有以父子天親，這等賂氣鬪智的，所以禍不旋踵。天假呂后變起家庭，趙王如意死在酖毒，戚夫人慘極人處，以致孝惠不祿。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業，纔遺笑千古英雄。再要講到兒女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爲了一個楊貴妃，焚香密誓，私語告天，道是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這番恩愛，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究竟算不得，可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佚蕩驕縱，韓薄不修。那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致傷忠厚。獨怪他既有個梅妃，又想着楊妃，及至得了楊妃，便棄了梅妃，又不能終棄梅妃，以至惹下楊妃。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尙且調停不轉，又丟下六宮佳麗，私通三國夫人，除了選色徵歌之外，一概付之大哥耳。問任着那五壬交橫，奸相當權，激反胡奴，漁陽兵起，他却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的天下，去開不問帶高麗，平的貴妃避禍而行，及至弄到兵變馬嵬，六軍抗命，却又束手無策，不知穿奸相，責驕帥，斬驕兵，眼睜睜的，弄上世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個寶貝，活活逼死，息壤在彼。七月七日長生殿正話，豈忘之乎？況且春秋通例，法在謹學安祿山之來，爲楊貴妃而來，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祿山爲着楊貴妃而來。

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纔不辭蜀道艱難，護着貴妃遠避。及至貴妃既死，還瞻顧何來，自然就該王味斯怒撥轉馬頭，誡安祿山之首，懸之太白，也還博得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天下兒女子吐一口氣。何以？郎郎當當，三郎郎當，愈走愈遠，固無怪肅宗即位靈武，不候成命，日後的南內西內，左遷右遷，父子之間，愈有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就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無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萬古羞名。這都因有英雄之兒女情腸，纔哭壞世間兒女。可見一英雄兒女，四個字，除了神媒大雅之外，一個有名的大子，風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勉力不來怎的能向平等衆生，上求全責備。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八間堯舜在上，仁風化雨所被，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正好發落這班兒人世，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成一個人情天理文章，點綴太平盛事。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寶鏡高懸，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

悅意夫人聽了一一領會一切天人，皆大歡喜，只見天尊把龍袖一擺，殿頭官纔喝得聲退班，那燕北閒人耳輪中只聽得一片喧嘩，喊道：『捉捉捉！』隨着便是地坼山崩的一聲響亮，唬得他一步踏空，雲脚一個立足不穩，早從雲端裏落將下來。一跌跌醒，却是一場大夢，睜開眼來看，但見院子裏一班逃學的孩子，正在那裏捉迷藏，耍子口裏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却立着合他同視的一個新安畢生，手裏拿着一方戒尺，拍的那桌子亂響，笑嘻嘻的叫道：『醒來！醒來！清天白日，却怎的這等酣睡！』他道：『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聽得完，却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說着，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雲端裏的情節，詳細告訴了那畢生一遍。畢生道：『先生不在館，你看他大家在那裏捉迷藏，捉得好不熱鬧，我正要拉你去一同玩耍，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裏的夢話，快來捉迷藏去。』說着，拉了他便走，那閒人就信步隨了他去。

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不囚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會作得一個好夢，只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覺，也就變成不可坊也的一堵糞土之牆，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

列公牢記書頭：只此正是那個燕北開人的來歷，所以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卷的旗山便是古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評話的緣起。這正是：

雲外人傳雲外事，夢中話與夢中聽。

要知這部書傳的是既甚麼人，這既人作的是甚甚麼事，怎的個人情天理，又怎的個兒女英雄，這回書說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但請參觀便見分曉。

##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的大意，都在緣起者交代明白，不再重敘。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靜聽聽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遠不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燕京，萬水朝宗，一統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着天下無數的人才，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洲蒙古漢軍八旗內務府三旗，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何止千門萬戶，說不盡的九天闔闔，宮殿萬國衣冠拜冕，這都不在話下。

如今單講那王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這家姓安，是個漢軍世族舊家。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大哥早去世，止剩他一人，雙名學海，表字水心，人都稱他安二老爺。論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爺征過高麗，平過察哈爾，仗着汗馬功勞，上頭掙了一個世職，進關以後，累代相傳，京官外任都做過。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世職襲次完結，便靠着讀書上進，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學業，因此上見識廣有學問，超羣二十歲上就進學中舉，怎奈他文齊福不至，會了幾次任憑是篇篇錦繡字字珠璣，會不上一名進士，到了四十歲開外，還依然坐

個老孝廉。孺人修氏，也是漢軍世家的一位閨秀，性情賢慧，相貌端莊；針黹女工不用講。就那操持家務，支應門庭，真算得安老爺的一位賢內助。只是他家人丁不旺——安老爺夫妻二位，子息又薄，孺人以前生過幾胎，都不曾存下。直到三十以後，纔得了一位公子。這公子生得天庭飽滿，地格方圓，伶俐聰明，粉粧玉琢。安老爺修孺人十分疼愛。因他生得白淨，乳名兒就叫作玉格，單名一個「驥」字，表字千里，別號龍媒，也不過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高飛遠走」的意思。小的時候，鬧蔥花苗都過，交了五歲，安老爺就叫他認字識兒，寫訓誥兒。十三歲上，就把四書五經念完，開筆作文，章作詩，都祖相的，通訓安老爺自是喜歡。

過了兩年，正逢科考，就給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個本旗批首。安老爺、安太太的喜歡，自不必說。連日忙着他去拜老師，會同案，謁官拜客，諸事已畢，就理頭作起畢業的工夫來。那時候公子的身量也漸漸長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溫文儒雅。只因養活得尊貴，還是乳母丫環，圍隨着服侍，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東西兩廟，不肯教他混跑，就連自己的大門，也從不會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也是裏頭嬖嬖媽，外面嬖嬖爹的跟着。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膈腆。聽見人說句外話，他都不懂，再見人舉動野蠻些，言談相魯些，他便有氣，說是下流沒出息，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竟比個女兒來得還尊重。

那家老爺家的日子，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也還有祖遺幾處房莊，幾戶家人。雖然安老爺不喜經理家計，仗着這位太太的操持，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因晚年好靜，更兼家裏人口稀少，住不了許多房間，又不肯輕棄祖業，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人來住，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爲的是房子既不容落，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却搬到墳園上去居住。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就在隱、西山



一帶這地方叫作雙鳳村。相傳說從前有人見西華宮在地方上，自鳥圍隨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園地，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裏，就在這地裏闢了一塊吉地，作了墳園，蓋了陰陽兩宅，又在東南上蓋了一座小小莊子，雖然算不得大園，那亭臺樓閣，樹木山石，却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圍着莊子，都是自己的田園佃戶來種交租。那安老爺的太爺，臨終遺言，曾囑咐安老爺說：「我平生在此養靜，一片心神都在這個地方，將來我百年以後，不但墳園立在這裏，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裏。」一則，我們的宗祠裏，本來沒有地方了；二則，這園子北面，上山以後，界牆以前，正有一塊空地，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便是將來子孫，有命作官，同好不然，守着這點地方，也還可以耕種讀書，不至凍餒。」後來安老爺便謹遵父命一一的照辦。此是後話不提。

傳到安老爺手裏，這位老爺天性本賦恬淡，更兼功名誇誇未免有些意懶心灰，就守定了這座莊園，課子讀書。自己也理理舊業，又有幾家親友子弟，因他的學問高深，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一天却也沒些空閒，偶然閒來，不過飲酒看花，消遣歲月，等閒不肯進城。安太太又是個勁儉當家的人，每日帶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調停米鹽。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舉成名，不干外事。外頭只有幾個老成人，支應門戶。又有公子的一個嬖嫌爹，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一生耿直，赤膽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但是交結他的，他無不盡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塌，真算得奶公子裏的一個聖人。因此老爺，大大格外加恩待他，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雖算不得簪纓門弟，鐘鼎人家，却倒過得親熱熟，安安靜靜，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

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爺，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便帶了公子進城，拜過宗祠，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了拜望，仍舊回家，匆匆的過了燈節。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號簾，裝喫食的口袋盒子，衣

帽等物打點出來。安老爺一見便問說：「太太，你此時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太太說：「這離三月裏也快了，拿出來看看，該洗的縫的，添的置的，早些收拾停當了，省得臨時忙亂。」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太太，你難道還指望我去會試不成？你算我自二十歲上中舉，如今將近五十歲，也考了三十年了，頭髮都白了。功名有福，文字無緣，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况你我如今有了玉格這孩子，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來，倒是正理。」太太道：「何？」太太還沒及答話，公子正在那裏檢點那些考具的東西，聽見老爺的話，便過來規規矩矩，慢條斯理的說道：「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慢道中一個進士，就便進那座翰林院，坐那間內閣大堂，也不是甚麼難事。但是功名遲早自有一定，天生應吃的苦，也要吃的。單算父親無意功名，也要把這進士中了纔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大事。」安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話。」那太太，便在傍說道：「老爺，玉格這話很是，也是這個意思。這些話我心裏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調調的。」老爺竟是依他的話，打起高興來。管他呢？中了好極了，就算是中不自言這一趟，也不要緊，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列公！這科甲功名的一途，與異路功名，却是大不相同。這是件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從古至今，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才學，所以這些人甯可考到老，不得這個「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原是見了這些考具，一時的牢騷話。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歡喜，又恐怕小人兒高興，只得笑着說些小孩子話。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不覺就鼓起高興來，說道：「既如此，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左右是家裏自坐着，再走這一趟就是了。」說着，看看到了三月初間，太太把老爺的衣帽舖蓋，飲食等件，打點清楚，公子也忙着揀筆墨，洗硯台，包草稿紙。

諸事停當，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也不租小寓，就在自己家裏住下。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着，正廳兒

淨信原備安老爺，太太公子有事進城住的事，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這家人備到城裏，回家前，先就收拾鋪設，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人，跟隨老爺進城。進場出場，又按着日子，打發家人接送，預備酒飯，打點吃食，公子也來請安問候，都不必細說。

三場已畢，這老爺出場，也不回家，從場門口坐上車，便一直的回莊園來。太太公子接着問好請安，預備酒飯，問了一番場裏光景。一時飯罷，公子收檢筆硯，便在卷袋裏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尋了半日，只尋不着，便問安老爺說：『文章稿子放在那裏了？等我吧頭場的詩文抄出來，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安老爺說：『我三場都沒存稿子，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膩了，便有人要，看也不過加上幾句密圈，寫上幾句通套批語，贊揚一番，說這次必要高中了，究竟到了出榜，還是個依然故我，也無味的很，所以我今年沒存稿子，不但，不必抄給人看，你也不必看。這一出場，我就算中了。』說畢，拈鬚而笑。公子聽了無法，只得罷了。

日月迅速，轉眼就是四月。到了放榜的頭一天晚上，這太太弄了幾樣菓子酒菜，預備老爺候榜，好聽那高中的喜信。安老爺坐下，笑着說道：『這大概是等榜的意思了，聽我告訴你們。外頭只知道是明日出榜，其實場裏今日早半天，就掛滿封填起榜來了。規矩是拆一名，唱一名，填一名，就有那班會想錢的人，從門縫兒裏傳出信來，外頭報喜的，接着分頭去報。如今到這時候，不見動靜，大約早報完了，不必再等。你們就弄了這些吃的，我樂得吃個河涸海乾睡覺。』說着，喫了幾杯酒，又說了會閒話，真個就倒頭酣睡。那太太同公子，并內外家人，不肯就睡，還在那裏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交鐘以後，無信，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又乏又困，興致索然，只得打點要睡。上房將在關了房門，忽聽得大門打得三響，一片人聲，報說：『頭二三報，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

（列公！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為甚麼直到此時纔報，原來填榜的規矩，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

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後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時候，那場裏辦場的委員，以至書吏衙役，廚子火夫，都許買幾斤蠟燭，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托在手裏，輪流圍繞，照耀如同白晝，叫作五魁。那點過的蠟燭，拿出來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一得了信，便隨着起早下園的車馬，從西直門連夜飛奔而來，所以到這裏還沒亮，開話不提。

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正在卸妝寒睡，聽得外面喧嚷，忙叫人開了房門，出去打聽。那門上的家人，早把報條接了進來，給老爺、太太、公子叩喜。這一番吵吵得安老爺也醒了，連忙披衣起來。公子呈上報條，看了滿心歡喜；一時想起來自己半生辛勞，黃卷青燈，直到髮鬢蒼然，纔得了這椿心願，不覺喜極生悲，倒落了幾點淚。太太也覺心中頗有所感，忍淚含笑勸解說：「老爺這正該歡喜，怎麼倒傷起心來呢？一定了一會，大家纔喜這顏開，滿臉堆下笑來。公子便去打點收拾手本，拜帖、名以及拜見老師的贄見門包，封套。家人們在門外邊發喜錢。緊接着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會好生梳洗得，正是一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乏也忘了，困也沒了，忙忙的着了髮僕婦一面打點帽子衣服，又去半兌銀兩，代紅氈，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一件一件的領先弄妥，還不費事。」

安老爺看看太太忙得連袋煙也沒工夫吃，便說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沒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後半大進城不遲，歇歇再收拾罷。」說着自己梳洗已畢，忙穿好了衣服，先設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頭，又到佛堂祠堂行過了禮，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這些情節，都不必細講。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便催着早些吃飯。吃飯中間，公子便說：「雖然多辛苦幾次，如今却高高的中了個第三，可謂『上天不負苦心文章，自有定論。』一將來殿試那一甲一名，雖不敢必也，中個第三就好了。」安老爺說道：「這又是孩子話了。那一甲」

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喲們旗人是沒分的，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翻譯，可以挑侍衛，官途比漢人寬些，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巴結去。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植人材的意思。況且「探花」兩個字，你可知他怎麼講那「狀元」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的，不用講了，就是「探花」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他，爲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頭上，作一段瓊林佳話——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雖然不至於老邁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有這樣白頭蹀躞的「探花」！豈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樣，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話兒了。」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穩的。」老爺說：「那又不然。在常情論那名心重的，自然想點個翰林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有才氣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書，就不大有人想了！——歸班更不必講。我的見識，却與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縣，不拿出天良來作，我心裏過不去。拿出天良來作，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至於那入金馬，登玉堂，是少年的事業，我過了景了，就便用個部屬作呢，還作得來，但是這個年紀，還靴桶兒裏掖着一把子稿，滿道四處去找堂官，也就落着無趣。我倒想用個冰冷中書，三年分內外用——難道我還就外用不成？那時一紙呈兒，挂冠林下，倒是一樁樂事！不然，安住歸了班，十年後纔還得行，且不問這十年後如何，就這十年裏，我便課子讀書，成就出一個兒子來，也算不虛度此生了。」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聽了說道：「老爺也忒慮慮，就這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聽天命，自有個一定。」老爺說：「太太這話，却倒不錯。」

說話間，一時吃罷了飯，便有幾家拜從看文章的門生學生，趕來歡喜。人來人往，糜爛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爺纔得進城。到了住宅，早有部裏長班送信，告知老爺中在第三幾房，拜房師的官銜姓名科分住處。從次日，便去拜房師，拜座師，認前輩，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齒錄，刻硃卷。那房師，座師，見了都說：「

一見你這本卷子，便知爲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見文有定評。」說着，十分嘆賞。

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不曾得閒，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纔得略略安靜。五十歲的老頭兒，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轉眼覆試期考已過，緊接着殿試。那老爺的策文，雖比不得董仲舒的三人三策，却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見了，都道定人高選。無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樣子，送詩篇兒這些門路，都不曉得去作，自己又年屆五旬，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寫的却不能精神飽滿，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及至引見，到了老爺這排，奏完履歷，聖人望下一看，見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紀，臉上，一團正氣，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這要作一個地方官，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單裏「安學海」三個字，頭上點了一個硃點，用了榜下知縣。

少時引見一散，傳下這旨意來。安老爺一聽，心裏想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登時倒抽了一口氣，涼了半截，心裏的那番懊惱，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在人羣兒裏，險些兒不曾哭了出來。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有的說：「此生此去何異登仙？」又有的說：「當年是擁書權拜小諸侯，而今真個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這榜下卽用，是老虎坑。」一到就補好缺的，又有的說：「在京的和尙，出外的官，這就得了。」一面就管誦着薦幕友薦幕友，落後還是幾位老師，認真關切，走來問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報國，況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原京再談罷。」這老爺也只得一一的應酬一番，又有那些拜從看文章的門生，跟着送引見，見老爺走了這途，轉覺得依依不捨。安老爺從上頭下來，應酬了大家幾句，回到下處，吃了點東西，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使回莊園上來。

那時早有報子報知，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個個喜出望外。只有太太合公子，見老爺進門來，愁眉不

展，面帶憂容，便知是因爲外用的原故。一時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老爺也強爲歡笑，說：「鬧了這許多天了，實在也乏了。且讓我歇一歇兒，慢慢的再計議罷。」

誰想有了年紀的人，外面受了這一向的辛苦勞碌，心裏又加上這一番的煩惱憂思，次日便覺得有些鼻寒聲重，胸悶頭暈，懶懶的就成了一個外感內傷的病。安太太急急的請醫調治，好不容易出了汗，寒熱往來，又轉了瘧疾，瘧疾纔止，又得了秋後痢疾，無法只得在吏部遞了呈子，告假養病。每日價醫不離門，藥不離口，把個安太太急得整日時香，吃白齋，求籤許願，鬧得寢食不安。連公子的學業功課，也因侍奉湯藥漸漸的荒廢下來。直到秋盡冬初，老爺纔得病退身安，起居如舊。依安老爺的心裏，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關切一邊的師友，親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勤民的大義勸勉，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入，只得呈報銷假投供，可巧正遇着南河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俗語說：「倒了高家堰，淮揚不見面。」這一個水災，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並請揀發知縣一二員，到工差遣委用。這一下子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裏頭挑上了。

列公安老爺這樣一個有經濟有學問的人，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何至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有個原故。只因這老爺的天性恬淡，見識高明，廣讀詩書，閱盡世態，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不知感化民風，不知愛惜民命，講得是走動聲氣，好弄銀錢，巴結上司，好謀升轉，甚麼叫錢穀別名，一概委之幕友官親家丁書吏，不去過問。且圖一個旗幟傘扇的豪華，酒肉牌攤的樂事，就使有等稍知自愛的，又苦於衆人皆醉，不容一人獨醒，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動輒不是給他加上個彈壓民社，就是給他加上個不甚相宜，輕輕的就踹掉了。依然有始無終，求榮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個畏途，如今索性挑了個河工。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侵冒錢糧，逢迎奔走，吃喝攪擾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難作。自己一想：「可見宦海

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裏了。倒不如聽命由天的闖着作去，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未可知。

老爺存了這個念頭，倒打起精神，次第的過堂引見，拜客辭行。一切瑣屑事情，都已完畢，祇回到莊園，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說：「欽限緊急，請示商量，怎的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說該坐長船的，也有說該走旱路的，也有說行李另走的，也有說家眷同行的。安老爺說：「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我早有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這正是：

得意人逢失意事，一番歡喜一番愁。

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官，怎的個主見，下回書交代。

## 第二回

### 沐皇恩特授河王令

### 許大憲冤陷縣監牢

這回書緊接前回，講的是那安老爺揀發了河王知縣，把外面的公私料理，應酬已畢，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這日飯罷無事，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因傳進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十中也有伶俐些的，也有糊塗些的，誰不想獻個殷勤，討老爺喜歡，好圖一個門印的重用。那知老爺早打了個僱來回車的主意，便開口先望着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我想我此番到外任去，慢講補缺的話，就是候補知縣，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還不知我准我作，不准我作。」說到這裏，大家就先怔了一怔，太太只得答應了一聲。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在官場上講，實在是天恩，我有一個不感邀報効的嗎？但是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不喜繁華，不善應酬，到了經手錢糧的事，我更怕。如今到外頭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學些圓通，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到了圓通不來，我還只得是笨作。」行



得去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輕騎減從的先去看路數。如果處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家裏的事，向來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囑咐。我的盤纏現有的儘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慮者家裏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實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輕，萬一有箇緊要些的事兒，以至寄托信，帶東西這些事情我都托了烏明阿烏老大了。他雖合咯們滿洲漢軍隔旗，却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他待我也實在親熱。那個人將來不可限量。太白看着幾天兒就上去了。我起身後，他必常來，來時太太總見他。玉格也可合他時常親近，那是個正經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場。因向公子說：「你的文章，我已經托莫友士先生，合吳侍郎給你批閱。可按期取了題目來，作了分頭送去。」公子一一答應。

說到這裏，太太纔要說話，只見老爺又說道：「哦，還有件事。前日我在上頭遇見唔們旗人卜德成——卜三爺——趕着給玉格提親。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連忙問道：『說得是誰家？』老爺道：『太太不必忙着問。這門親不好作，大約太太也未必願意。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雖不是查不出號兒來的人家，現在通共就是這樣一個七品大員，無端的去合這等闊人家兒去作親家，已經不必。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相貌也狠平常。我走後倘然他再托人說，就回復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至於玉格今年纔十七歲，這事也還不怕。我的意思總得他進一步，功名成就，纔給他提親呢。』太太說：『這家子聽了去，敢是不大合式。拿我們這麼一個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沒那富家門找上門來，只怕兩三家子趕着提來，還定不得呢。』老爺說：『倒也不在乎富家門，只要得個相親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裏，北鄰裏，都使得。』太太說：『教老爺說的真個的！我們孩子，怎麼了就要個南山裏，北鄰裏的？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事，倒是老爺纔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老爺雖說是能吃苦，也五十歲的人了。況且又是一場大病。

纔好。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老婆子們伺候。我還怕他們不能遇到，卻得我自己調停。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再說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顆印是個要緊的衙門裏，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自想想。」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裏，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麼法兒呢？」

那公子在一旁，正因父母無法起身赴官，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父子一番離別，心裏十分難過。就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沿路的風霜，異鄉水土，沒個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為難，是自己起見，他便說：「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只怕父母不准。據我的糊塗見識，請父母只管回去，把我留在家裏。」老爺方才還沒等說完，便說道：「那如何使得？」公子說：「請聽我回明白了，要講應酬世務，料理當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來的膽兒小不出頭，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這層，還可以自信。至於外邊的事，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家裏再留下兩個中用些家人支應門戶，我不過查查問問，便一意的用起功來，等鄉試之後，中與不中就趕身離後趕了去，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一舉兩得，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太太聽了只是搖頭，老爺也似乎不以爲可，但是左想想，總想不出個道理來。還是老爺明決，料着自己一人前去有多少不便，大家彼此都不放心，聽了公子的這番話，想了一想，便對太太道：「玉格這番話，雖然的是孩子話，卻也有些兒見識。我一個人去，你們娘兒兩個都不放心。太太既回去，太太便沒有甚麼不放心的了。有了太太回去，玉格又沒甚麼不放心的了，可又添上了個玉格在家，我同太太的不放心，這本是椿天生不能兩全的事。譬如咱們早在外任，如今在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着他不成？況且他也這樣大了，歷練歷練也好，他既有這志向，只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太太想着怎樣？」那太太聽了，自然是左右爲難，但事到其間，實在無法使向者，遂說道：「老爺見的自然不錯，就這樣定現了罷。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的麼？如今

既這樣說定了，把華忠給上格留下，那個老頭子也動議，也嘴碎，跟着他裏裏外外的又放一點兒心。『老爺連說：『有理，我要帶了華忠同去，原爲他張羅張羅我的洗洗油油，這些零星事情，看個屋子。如今把他留下，就該派戴勤去也使得。戴勤手裏的事，有宋官兒也照料過來了。』

當日計議已定，便連日的派定家人，收拾行李。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從過一位業師跟前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溫習學業，幫着支應外客。那程師爺單名一個「式」字，他也有個兒子，名叫程代詞，雖不能文，卻寫得一筆好字，便求安老爺帶去不計修金，幫着寫寫來往書信。外邊去的是門上家人晉升，錢押家人葉通，料理家務家人梁材，還有戴勤，並華忠的兒子簡綠兒，大小跟班的三四個人，外戚長隨兩三個人，以至廚子火夫人等，內裏帶的是晉升家的，梁材家的，戴勤家的，簡綠兒媳婦——這簡綠兒媳婦是戴勤的女兒兒——並其餘的婆子丫鬟，共有二十餘人。老爺一輛太平車，太太一輛河南柳車，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六車。諸事安排已畢，這老爺太太辭過親友，拜別祠堂，便擇了個長行吉日，帶領裏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這日公子送到普濟堂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當下爺兒娘們依依不捨，公子只是垂淚，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個不了。老爺使忍着淚說道：『幾天離別，轉眼便得聚會，何必如此！』說着，又囑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奮勉讀書的話，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公子送了老爺太太，動身，眼望着那車去得遠了，還在那裏跌跌的呆望。那老爺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遠望，只是戀戀不捨。這正是古人說的一世上傷心無限事，最難死別與生離。『這公子一直等一行車輛人馬都已走了，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然後纔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園。真個的他就一納頭的杜門不出，每日攻書，按期作文起來——這且不表。』

且說那安老爺回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當日住了常新店，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渴飲饑餐，不到一日，到

了王家營子，渡過黃河，便到南河河道總督駐紮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找下公館，沿河接見。上下一行人便搬運行李，暫在公館住下。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便去拜過首縣，由陽縣各廳同寅，見過府道，然後纔上院投遞手本，稟到稟見。

那河台本是個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靠那逢迎鑽營的頭，弄了幾個錢，却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錢糧，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戲納。不上幾年，就巴結到河工道員，又加他在工多年，講到那些裏頭，「挑壩」、「下鋪」、「加隄」的工程，怎樣購料，怎樣作工，怎樣省事，怎樣賺錢，那一件也瞞他不過。因此上壓著兩河事務，就得了南河河道總督，待人便慢驕奢，居心伎刻陰險。那時同安老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二人，早是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要了書信，先趕到河工爲的是好搶着鑽營個差委，及至安老爺到工投遞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覺他怠慢來遲。又見京中不曾有一個當道大老寫信前來托照應他，便疑心安老爺仗着是個世家旗人，有心做上，隨吩咐說：「教他等見官日子，隨衆參見。」

安老爺是坦坦正路人，那裏留心這些事！一般也隨衆打點些京裏的土儀，給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傳了進去，交給門上。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見上面寫着，不過是些京靴、給紳、杏仁、冬菜等件，便向巡捕官發話道：「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你在這院上當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誰不是繡繡呢？羽、綉、皮、張，還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樣這位老爺送起這個來了？他還是河員送禮，還是看墳的打抽豐來了？這不是攪嗎？沒法兒也得給他回上去。」說着，回了進去，又從中說了些懈怠話。那河台心裏，更還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當時吩咐出來，說：「大人向不收禮。這樣的費心費事，教安老爺留着送人罷。」

次日正是見官日子，安老爺也隨衆送了手本。少時傳見，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世路沒有能

幹的人及至見面遞上履歷，纔知道安老爺是由進士出身。又見他舉止安詳，言詞慷慨，心裏說：「這人既如此通達諳練，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這分明看我是佐雜出身，他自己又是兩榜，輕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就起身讓走送出來了。

那安老爺也只道官見面之常，不過如此，也不在意。誰知就在淮安地方候補聽差，除了三八上院，朝早行香，倒也落得安閒無事。安老爺本是個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會，却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兒舞女，再遇見打牌搖攤，可就弄不來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悶悶，漸漸的就有些聲氣不通起來。這又不作話下。

却說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稟報，稟稱邳州管河州判病做出缺。這缺本是個上段最清的冷靜地方，又恰巧輔到安老爺署事到班，便下副懸牌，委了安老爺前往署事。安老爺接了委牌，稟辭出來，又到府稟辭。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便問：「吾兄，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沒有？」安老爺說：「卑職到此不久，人地生疎，正要合大人討人呢。」知府說：「很好，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很妥當，你就請他蟬聯下去罷。」說着，從靴掖兒裏掏出一個名條，安老爺慌忙的接過來，見上面寫着「錢知甫」三個字，當下收了。

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飲酒中間，安老爺也請教了。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那首縣便說：「辦上首在得人，兄弟這裏却有一個千妥萬當的人，他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在兄弟這裏人浮於事，實在用不開二哥。你帶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說着，便叫了那人來叩見。安老爺一看，見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顴骨，一雙鼠，幾根黃鬚，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因是首縣薦的，便先問了他的姓名。那人回稱姓翟，名叫士端。那首縣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那人謝了一謝，便退下去。一時酒散。

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在路無話。到了那裏，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并那到

任堂規，以至同職官員，如何接風宴會，都不必煩瑣。安老爺到任後，所喜工輕政簡，公事無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心中只是記掛着公子，所喜接得幾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靜，公子照常讀書，也就無可惦念了。

一日，安老爺接着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報道沿河碎石堆坡一段，被水沖刷，土岸鬆陷，稟請興修。安老爺接了稟帖，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不過有十來丈工程，偶因本估脫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却都不會沖去，儘可撈用。那上工也裝得無多，自己還不懂，看了去大約也不過百金的事。回來便吩咐該房書役辦稿，就在歲修銀兩項下，動支趕辦。

次日房裏送進稿來，先送師爺點定，籤押呈上老爺標畫。見那稿倒也辦得明白，只那工段的尺丈，購料的堆積，錢糧的多少，却空着沒填，傍邊粘着一個小小紅籤兒，上寫着「請內批」。三個字。那核辦的師爺也不會填。為老爺當下叫籤押說：「你去問問師爺這數目怎麼沒填？寫想是漏了。」少停籤押回稱說：「問過師爺，師爺說候老爺把錢糧數目批定，再核料物尺丈。」向來是這等辦的。」老爺說：「這怎麼講？難道我自己會錯算不成？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己問去罷。」說着，便起身來到書房。

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了，連忙換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送茶讓坐已畢，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規矩是這等的，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晚生纔好照着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老爺說：「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照着工料算錢糧，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况且叫我批定，又怎樣個約略核計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那師爺說：「要照現勘的丈尺，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老爺說：「可又來就着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是了。」那師爺連連搖頭說：「這是作不來的。」老爺便問：「這又怎麼講呢？」那師爺道：「承東家

不棄請晚生在這衙門幫辦公事，可不取不傾心吐膽的奉告，我們這此河工衙門，這一據實一兩個字，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卽如東家從北京到此，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錢的，況且京中各當道大老，合本省的府府上司，以致同寅相好，都要應酬的，何也不容易。這也在東家自己，晚生不敢冒昧多說。但是就我們這衙門，晚生是有也可，沒有也可，備也不計較。只這內面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面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個不是指望着開個日子，弄此工裡吃份的，此納其小馬者也。再加一個工程出來，府裏要費，道裏要費，到了院費，更是個大宗。這以後委員勘工要費，收工要費，以至將來的科費部費，府衙面，那裏不要若干的錢。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請想想，可是「據實」兩個字行得去的。老爺聽了這話，心下一想：「要是這樣的頑法，這豈不是拿着國家有用的錢項，錢糧，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胡作非爲麼？這我可就有點子弄不來了。」因向那師爺說道：「據實先生你講起來，這外費是沒法的了。至於我家的家人，斷乎不必，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那師爺見不是路，果然不願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無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了二三百金的錢糧，報了出去。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拍筭，不說老爺清廉，倒道老爺跌氣，都盼老爺高升說：『再要作下去，大家可就都札上口袋嘴兒了。』且不說衆人的七言八語。

却說一日忽然院上發下了一角公文，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爺看畢，正在心裏納悶說：『我到這裏不久，又調署了高堰，這是何意？』早見那長隨霍士端正匆匆的走上來，道喜說：『這實在是件想不到的事！這就要算一個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調署了老爺，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再不然，就是老爺京裏的，有甚麼硬人情到了。這番調動，老爺必得像樣像樣，答上頭的情，纔使得。』老爺便說：『我也不過是盡心竭力，事事從實，慎重皇家，的錢糧，愛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頭的情了。難道還有個甚麼別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說：『這個全不在此。只這眼前便有一個機會，小的正要回老爺。這下月

便是河臺的正憲，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樣個行法？」老爺道：「那早已辦妥當了，我上次在淮安首縣，就說過每人備銀五十兩，公辦壽屏壽禮，我已經交給首縣了。」霍士端笑道：「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老爺說：「依你還要怎樣呢？」霍士端回說：「小的可敢說怎樣呢？不過是老爺待小的的恩重，見不到就罷了，既見到了，要拿出血心來提補老爺，那小的就喪盡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說，這淮徐道是綢緞紗羅，淮揚道辦的秀氣，是四方觀裏外面看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硯臺，裏面却用赤金鑄成，再用漆罩了一層，這分禮可不非淮海道是一出珍珠手，出八兩遼參，河庫道辦的更巧，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頃地，把莊頭佃戶，兌給本宅的少爺，却把契紙裝了一個小匣兒，帶到院上當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廳，也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巧妙。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如何下得去？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個美缺呢？」老爺說：「這可就罷了，我慢慢說我沒有這樣家當，便有也不肯這樣作法。」霍士端說：「這事老爺有甚麼不肯的？這是有去有來的，買賣不過拿國家庫裏錢，搗庫裏的眼，弄的好巧了，還是用對合子的利兒呢？不然的時候，可惜這樣的好缺，只怕咱們站不穩。」老爺聽了這裏，便說：「你不必多講了，去罷去罷。」那霍士端看這光景，料是說不進去，便趑趄的退了下來，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

話休絮煩，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劄文，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迎到衙門任所，自己一面打點上院謝委，就便拜河臺的太壽。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臺盡期將近，預先擺酒唱戲，公請那些個河員衆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不亞如那臨潼門寶一般。獨安老爺除了五兩公分之外，就是備了三個頓，吃了一碗麵，便多多的謝委稟辭上任而去。

不到一日，到了新任，只見那裏人烟輻輳，地道繁華，便是衙門的氣概，吏役的整齊，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更兼工役綿綿，錢糧浩大，公事紛繁，一連幾日，接交代點壞料核事冊，又加上安頓家眷，把這安老



忙輸得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這纔料理清楚。

（列公你道那河台，既是合安老爺那等不合式，安老爺又是個古板的人，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趨奉，此外又不曾有個致意托請的，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到底是個甚麼意思？列公有所不知，這從中有一個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個精明鬼兒，他見上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這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索不住。他好容易挨過了三月桃汛，吃了飽了，潯是潯夠了，算沒他的事了，想着趁這個當兒躲一躲，另找個把穩道兒走走，因此謀了一個留省銷算的差使，倒讓出缺來，給別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個虫兒，他有甚麼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不能不應，看了看這個立刻出亂子的地方，若另委別人，誰也都給過個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沒法兒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偏看了看收禮的帳，輕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個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惱，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當日說的那個「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調，既壓一壓外邊口舌，他果然經歷沉穩，保得無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盡心，儼然他辦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又沖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上游而來，不但兩岸沖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屋，都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那安插難民，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這段大工，正是安老爺的責成，一面集夫購料，一面通稟，勸帑興修。那院上批將下來，批得是：——

「高堰下游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挑汛無虞，該署員——到任，正應先事預防，設法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卽至漫決，沖刷質屬辦理不善，着先行摘去頂戴，限一月修復，無得草率偷減，大干

未便。

安老爺接着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說道：「這是外官必有之事。況這窮通榮辱的關頭，我看得清楚，太太也不必介意，倒是這國帑民命，是要緊的。」說着，傳出話去，即日停工。就駐在工上，會同營員督率那些更役兵丁工夫，認真的修作起來。大家見老爺事事與人同甘同苦，衆情踴躍，也仗着夫齊料足，果然在一月限內，便修築得完工。雖說不能處處工歸實用，比起那前任並各廳的工程，也就算加倍的工堅料實，大不相同了。一面完工，一面通報上去，稟請派員查收。

（你道巧不巧？正應了俗語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偏偏從工完這日下雨起，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個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那水勢建瓴而下，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水勢不等。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這個常兒越耗雨越不住，水越加漲，又從別人的下段工上，鬧了個小日子，那水直串到本上的上泊岸裏，制成了浪窩子，把個不會奉憲查收的新工，排山也似價坍了下來。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臺一見大怒，便批道是——

『甫作新工，尙未驗收，遽致倒塌，其爲草率偷減可知。仰卽候參！』

一面委員摘印接署，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淮安候審。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見那奏稿上奏的是草職拿問帶罪賠修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了去的了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立刻就是兩個官役看了起來。幸而安老爺是個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但說：『隣省水漲，洪澤湖倒灌上段，口岸沖決，我可有甚麼法子呢？斷不敢說冤枉，總是我安學海無學無能，不通庶務，讀書一場，落得這步田地，辜負天恩，補德再無可說了。』只是安太太那裏經過這件事情，只嚇得他體似篩糠，淚流滿面。老爺說：『太太，事已至此，

怕也無益，哭也無用，我走後你急急的也到淮安找幾間房子住下，再慢慢的商量個道理。」  
話休絮煩。那安老爺同了委員起程，太太也在那衙門住不住了，便連夜的帶着行李，拖泥帶水的，也奔淮安而來。

安老爺到淮安投到，本沒有甚麼可問的情節，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個清官，又是官犯，不會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祠居住。

那太太到了淮安，還那裏我甚麼公幹去，暫且在東關賣店安身。那時幕友是走了，長隨是散了，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養活不成，也薦出去了，只剩下程代弼——程相公——并晉升梁材，隨緣兒幾個家人，并幾個僕婦丫鬟，無處可去。

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裏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過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場黃梁大夢。這正是：

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處不風波。

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個歸着，下回書交代。

###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託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營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致受苦，那兩處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裏間，外面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鋪，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暫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出個內外。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需五千餘金，後任官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裏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且喜平日看文章這些

學生裏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只得分頭寫信，托他們張羅，好拚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裏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着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自有一番的吩咐不表。

（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幸苦半生，好不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斷無此理！大抵那運氣循環，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爲力。照這樣講起來，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好報，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於獲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裏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卻莫怪說書的曉舌閑話休提。）

却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沖決，民田受害，誰頭大怒，便照摺下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裏，便挨門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說自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卻都不肯明說。

這日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

有信喚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到臨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而起？梅公子道：「昨日聽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墨誤，卻也不知其詳。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托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奏，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老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往浙江查辦事件去了，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轉致誤事。

當下那程帥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工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便托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急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會好生得睡。

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帥爺纔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卻不小，幸喜還不碍。」說着，這裏把那抄來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

「請旨革職，帶罪賠修，俟該參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開請旨。」

公子看完，那程帥爺又說道：「據部裏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有個不開復的，只不過得老爺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查這幾個月的日用，兩三次的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裏弄得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如果他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金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帥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

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個老人家，姓張，名叫進寶，原是累代舊人，年紀有七十餘歲，他見

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老爺，你別着急！倘然你要急出個好好歹來，我們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個商議。」因向程師爺說道：「我們老爺本就没主意，再經了這事，別難爲他了，倒是程師老爺替想想行得行不得。這如今老爺是有銀子，就保住官兒了；沒有銀子，保不住官，還有不是。老爺任上沒銀子，家裏又沒銀子，求親靠友去呢？就讓人家肯罷，誰家也不能存許多現的。」程師爺便道：「不必定要多難。難道老爺在外頭，不作一點打算不成？如今弄多少是多少，也只好是『集腋成裘』了。那張老頭兒聽了說道：「好哇！正是這話了。」因又向公子道：「這話也不用遠說，只這眼前就有一個地方，可以打算。華忠他也知道，咱們這西山裏不是有座寶珠寺嗎？那廟裏當家的不空和尚，他手裏卻有幾兩銀子，向來知道他當放個三頭五百的賬，老爺當到他廟裏，上樓閣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大約合他開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們老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程師老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麼樣？」那程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算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爲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狠好，儼然沒有安便，就是扯走一盞，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麼驚動起師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托我們老爺的福，也還巴結着跑的動，何況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句怎嗎兒的話。這幾年，紀儼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誤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分當了，還是我跑罷。」那張進寶道：「你更難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撇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推個不了，只得……

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你們先不必爭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你們想老爺……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麼樣兒！再加上惦记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裏，更不知怎麼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銀子，就是嫵嫵爹，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務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爺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場期將近，丟下出京，儼然到那裏，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道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苦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哄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咱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師老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已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也騎，就是劣蹶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真要丟去，那常行牲口，倒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師，傅索興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兒們，在這園子週圍散誕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裏答應着，只是發怔。

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日粉」，一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日粉號叫子金，是個舉人，何之潤號叫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安老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纔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會各同應的朋友，多少大家幫個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裏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

「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不在家，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給他發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概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好去見老人家。」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斟酌的。公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入置聲。眾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辭。

公子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原來舅太太就是修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感居，無兒無女。修孺人起身時，曾托他常來家裏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消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這怎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并華嬖嬖支應裝煙倒茶。

正說閒話，那張進寶從廟裏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安。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裏，那不容和尚，先前有些推托，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裏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了沒有，我這裏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老爺寫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也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大概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地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又將方纔在外如何商量，并公子怎麼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遍。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好孩子，那可也待得二千里地呢？這麼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裏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纔好。若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撻出一場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



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甥！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纔不言語了。

（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發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說是慢慢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

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銀子兌回來。內裏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嬖嬖，並由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騾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着行李銀兩，連諸親友幫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五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身。兩個騾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

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一宿晚景不提。次日起來，正待起身，只見家裏的一個打雜的更夫，叫鮑老的，闖了進來，向着劉住兒說道：「你快家去罷，你們老奶，奶子不濟事兒咧。」那劉住兒一怔，還沒及答言，華忠便開口問道：「這是那裏的話？我走的時候，他媽還來付我，說道：『路上管着他些兒，別惹大爺生氣。』」怎麼就會不濟事兒了呢？」鮑老說：「誰知道啊！他翻了一勸斗，就沒了氣兒了麼？」華忠又問說：「誰叫你来告訴的？」鮑老說道：「他家親戚兒，我來的時候，棺材還有呢。」華忠說：「你難道沒見張爺就來了麼？」鮑老說：「我本是前兒合張爺告下假來，要回三河去，因為了點東西兒，晚了，夜裏個纔走。他家親戚兒，就叫我順便報這個信來。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

沒見着。兩個人這裏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爲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不施恩。你自想想我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嬷嬷不是這樣，他一件事，我着着聽着心裏就不忍，再說我原爲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子的，豈有他媽死了，他去發送的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擄了來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露夫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

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你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就說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車站上等他，叫他連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那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這晚上起就盼皇趕露兒，左盼右盼，也不見到，華忠說：「今日趕露兒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裏頑兒住了。」因說：「咱們別就誤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裏，我們那裏，安那裏住，我們後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誤不了事。」

華忠便同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起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嫖娼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

（列公道）那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會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居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着買棺盛斂，送信接三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得蹤影全無。直等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告知了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趕上，真成了個白趕路兒的。此是後話不提。）

却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驢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脚呀，這兩個驢夫，再不說他閒下一頭驢子，他還是不住的既支腳錢，又討酒錢，把個老頭子嘔的嘔一陣，鬧一陣，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淨。

一日正走到在平的上站，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實的乏了，打開鋪蓋要早些睡，怎奈那店裏的臭虫咬的，再睡不着，只見華忠纔得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嫖娼爹，你那裏去？』華忠說：『走走就來。』一回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在外間屋裏走動，『啊』的哼成一處，『嗚嗚』的嗚喇成一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呀？』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只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兒便手足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撮着手只叫道：『這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走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裏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牖戶叫

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脚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纔好呢！』趕緊取了一個青銅錢，一把子麻楮，連刮帶打，直弄的週身爛紫，渾青，打出一身的黑紫泡來，他的手脚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還靠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打。』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這時候可那裏去找會打針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就會給他打。』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打罷。他纔到櫃房裏，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腎俞』、『三里』、『四個穴道』，打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纔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怕，一來是爲行好，二來也怕憐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香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嬖孽，爹這纔沉沉睡去，一宿無話。

次日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緩過來了，只見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聽堂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公子纔胡撈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帖着又來看。華忠便在坑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裏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明日上得路了罷？』店主人說：『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華忠說：『小爺，你只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便向公子說：『大爺呀！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托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咱們主僕，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臭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是老天爺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裏，安公子已就是

「不得，語不律仁，又說這『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入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纔扎掙得起來，儼然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耽擱了，慢說我就挫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裏過了在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裏有我一個妹夫，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鏢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他跟着他師父，弄得家成業就，去年他還寫了書子來教我們兩口子，帶了隨緣兒，告假出去，脫了這個奴才坯子，他們養我的老。我想着受主子恩典，又招呼了你這麼大摺子走了，天良何在，那還想發生嗎？我可就回覆了他們了，說等求着你們的時候，再求你們去。這書子我不還求大爺，你念給我聽來着麼？如今我求他去，大爺你就照我這話，並現在的原故，結結實實的替我給他寫一封書子，就說我求他一直的把你送到淮安，老爺自然不虧負他的，你可不要轉文兒，那字兒要深了怕他不懂。你把這信寫好了帶上，等我托店家找一個妥當人，明日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在在平，那座悅來老店，落得住下，再給驢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子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到說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枝子，儼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裏寫上，就叫我妹妹到店裏來，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萬萬，見了這二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裏耽擱了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扎掙的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了，算得辜負了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你大爺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給交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裏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

說：「我也想到這裏了，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驟天未必肯去；二則如果宿恙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好跑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耽誤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己要見父母的心急，深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纔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一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往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寫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個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值甚麼，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嫫嫫多，一一的備置的停當，他纔略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嫫嫫多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二十兩就殺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咐你，這項銀子，可關乎着老爺的大事，老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裏不妨，就讓有歹人，他也沒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爲的是有一等人往來的，就扮作討吃的化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一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記切記。」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

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裏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使催着公子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裏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丫環多少人圍隨，如今落落跟着兩個

驢夫戴月披星，沖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花平，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再交代。

####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花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驢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就到了花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傍燒鍋當鋪，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桌條凳，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凳上坐着許多作買賣單身客人在那裏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可挑擔子，背負的背子，混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驢夫便問道：「少爺，咱們就在這裏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驢夫把驢子帶了一把。

街心裏早有那招呼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驢子是起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裏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盡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在東

邊這問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下？』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驛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驛夫幫着擡進房來，放在炕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鞍馬子，吃食菓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驛夫便拉了驛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估着他店裏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嫖婆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在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大碗涼水，一盞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

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嫖婆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便是店裏的洗臉木盆，也從不曾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怪着瞅了半天，直等把那盆才晾得涼了，也不會洗。接着飯來了，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澆茶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

一時間，那兩個驛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驛夫，一個姓苟，生得傻而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匪滑賊，生了一臉的白癩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裏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這東西大道岔上，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啊！我到那鄧家莊兒上趕過買賣。』公子說：『那更好了。那個褚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



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請他的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人家是個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只告訴明白了他，他就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裏還怕短人使嗎？』公子扯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甯可再到店裏橫上問問，千萬不要誤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

正走之間，見路傍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攪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卻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得那裏，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咱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好哇！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裏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攔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俺咯兒了。你瞧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衾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值他的情呢。』

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噫！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繫定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脯兒，白肚囊兒，白尾巴梢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攔在市場上，碰

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傻狗道：「你管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

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狠說：「這話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個蚂蚱飛不下了，我避不了你的，請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攪訛，綳延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這盪買賣，算你我倒了運了。那樞驢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家頭子，真象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情兒，還帶着挺撇挺橫，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然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驢子也幹了，咱們倆也賠了。」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狠說：「依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串錢，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年天兒，回來到店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裏，咱們把那個文謔謔的羅兒，誰上了道兒，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裏，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時小兒誰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翻，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我。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駛着往回裏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白臉兒狠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裏走嗎？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裏，快活不了這下半年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咱就是這麼辦咧。」當下兩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擺尾的走了。

他兩個自己盤算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

且說那安公子，被兩個騾夫去後，正是店裏早飯擺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屋裏沒聲低唱，那屋裏呼么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乏之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沾着嬾婆，此時不知死活，兩個騾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得着，找不着那緒一官，那緒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裏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鬃子鋪在炕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因極之深息未報，而又徒留不肯放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裏，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噙了一下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撮手兒，大長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褂，襖兒，上頭罩着件藍布提籃樣的寬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搭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裕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襪蓋那裏都麻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裏兒。右大腿旁，拖着着一天堆爛泥的白綿綢汗巾兒，腳下包腳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隻大掖巴魚鱗襪鞋，可是攪拉着。左手拿着條向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笑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烟袋往嘴裏給楞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煙。」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煙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裏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煙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往裏人的牙裏，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煙，我也不會吃煙，我也沒叫你裝煙，想是你聽錯了。」那買水煙的一聽這端，就知道這位爺是怕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

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下站着，嚙嚙嚙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煙從嘴裏吸進去，却從

鼻子裏噴出來，賣水煙的把那水煙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言，只聽得外面響將起來，他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雷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燒。公子說道：「怎麼個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啞楊燈榜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付札板兒，啞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廳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

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公子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涼着，只倒茶的這麼一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麼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長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垂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脂模糊被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上押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是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被人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原來是兩個大了頭。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躲在牆角落裏，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青，清晨早起去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又道：「你不聽這個，唱個好的。」我唱小兩口兒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

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罷。」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擲了幾十給他，他便嘻皮笑臉的把那

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

個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襖腰裏。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纔涼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嚕咕嚕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纔撇着屁股扭扭搭搭的走了。

（且住，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然生得尊貴，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纔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奶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即或在店面兒上，有那個老樞老頭子，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鼓聲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

却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驛夫，早些找了路。一官來，自己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裏說：「好了，是驛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驛夫究竟是步行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算定是驛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音，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驛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甕院裏，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而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兩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珠，蓮臉生波，並桃腮帶靨，耳旁邊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似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幌得入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來，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掩蓋着兩只手，脚下穿一

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裏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裏，我也見過許多年閨秀，從不曾見過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嬌不媚，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上台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往外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裏的鞭子望鞍橋洞落兒裏一插。

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廂房盡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讓。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廳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憑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她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默默的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聽着。安公子在帘縫兒裏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裏斟酌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一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默默的單向了我，要問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又定就是我麼？』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他儼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裏，心裏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跄蹶的一聲，把那扇單扇門關上。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縫關好了。吱吱啾啾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

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靠南牆放着個大石頭碌碡，心裏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搭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漫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直着嗓子喊人。這裏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交叉着手，靠着廳台兒在那裏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個「點手換羅襪」，朝他點了一點手兒。

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烟袋擱着掌上一拍，磕去烟灰，把烟袋掖在油裙裏走來，問公子道：「要茶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伺候你老，你老吩咐我。」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模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這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手管說，別管是誰，咱們都攛掇得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教給你老聽。咱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裏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過那個？子真是掉在地上榨三截兒，還有個旗下金北京城裏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烟袋疙瘩兒，還是個雞兒呢。你老說叫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那跑堂兒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老爺，你老這可是攛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動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刷板橙。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筋，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

端頭號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你老：這是怎麼說呢？」

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裏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整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裏。直等他從屋裏兌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兒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裏，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直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你老破多少錢？』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千裕。』說着，又伸了兩個指頭。

（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這我讀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格故事的時候，就考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纔註疏出來道：『是月之爲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干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另也。干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裕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卽古之所爲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曰千裕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千裕』、『玉千裕』，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聞言少教。）」

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兩個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橋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搬進屋裏去。』又悄悄說道：『喂，有四百錢酒錢呢。』這李四不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一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噙的就是一腳，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噉了一聲，先把腿蹲了，張三說：『你擱着，那非離了拿鐵頭，把



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鑲頭。李四說：「呸！把你咱們的繩扣也帶來。這得倆人拾呀。」少時繩扣鑽頭來了，樣一陣，嚷了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圈子人了。

安公今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縮辮子，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鑲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更換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裏拿了鑲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弄得勸他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二百四五十斤重，原來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連了的開眼兒，想是為牲牲口，再不插根桿兒，瞭瞭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容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袴子，往一旁一插，兩只小腳兒往兩下裏一分，拿着袴兒，挺着腰，夜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腳跟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着輕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發兒用右手輕輕的一摳，把那石頭就擡倒了。看的衆人齊打分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嘍的一聲的，也有哨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

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老子。」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關的，不發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裏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纔要關門，怕關門不牢，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富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尙且弄牠不轉，她輕輕鬆鬆的就把牠撥弄躺下了，這個人的本領，也就

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人牆」，「開門揖盜」麼？只急得他悔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裏乾轉，這且不言。

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撿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提，就把那二百斤的石頭滾滾，軍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閉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

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了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地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

卻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挂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裏說道：「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裏正在爲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裏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裏，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她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她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道：「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她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怎樣怎樣，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

也知蕙蘭非凡草，怎奈當門礙着人。

要知安公子怎生開設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驢夫回來，到底怎生接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

信從也不從都從下回書交代

##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反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佳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削削布裙，本領驚人，行踪難辨，一時錯把她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己屋裏來了！及至到了屋裏，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是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裏經得起這等的磨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一個見識來了，你道他有了個甚麼見識？說來好笑，却也可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畢，安公子便向那馬箱子裏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纔有言在先，拿進這塊石頭來，有兩吊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

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裏來，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廳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裏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抖擻亮了，也只得三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完了，也算多剩了兩個大錢，掖在耳朵眼兒裏，合兩個更夫拿著，頭繩擱去了，不提。

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吊錢又弄疑相了，纔待起趣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

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裏？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列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嫵嫵爹囑咐的一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我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還是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流傳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緊接着就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河南，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頭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話，口中不言，心裏暗想道：「這可沒的說了！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偷強盜？這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裏串店兒，閒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裏也謹嚴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概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

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味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若不進去，她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裏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一個多事的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也是輕慢，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說謊，等我一枱枱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

「公子信也不

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綉纓勢派怎的說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會自己想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裏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只言你說的還有個夥伴在後的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甚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話把個安公了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的他知道的這等詳細據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裏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嫖嫖爹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

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怕店裏閒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佔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出店的同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到夜間嚴門謹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就等的笨事縱說有銅牆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自日就提得了來夜間又有甚麼提不問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入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的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

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大高的個漢子，咧，並不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攔，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見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種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忘才貪賄，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裏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了功名，變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驛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

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邊想起兩朵紅雲，頭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搨，那副熱淚就在眼眶滴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趣着理了理兩鬢，用袖手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却如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跟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自走過，回來你我每話長說着。此時纔不

過午初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儼然不到，便等到天明，也不務過。何須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驢夫回來，無論他說豬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尋見了我的面，再請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人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裏，呆望，悵悵知有所失。

却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間，眾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聽外便有許多人走來，去去的竊聽。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

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裏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是一定向來認識在這裏過着？』公子道：『我連她的姓氏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裏認得起。』店主人說：『既然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了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千，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是你自己名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漫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直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牠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她來的。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臺，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

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她，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裏就好合她打饑荒了。你老自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躲到那裏去呢？」

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往外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騾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鶴兒狼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褚爺，給你老捎了個好兒來。他說家裏的事情，搞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騾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騾夫一聽，並中下懷，便一力的攙扶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願，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騾夫店家兩下裏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裏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奶吩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便慌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帶了兩個騾夫，竟自去了。

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她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她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裏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裏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滿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瀝膽訂交；見個敗類，繚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騾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



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很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連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裏竊聽多時，把白臉兒很、優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驢夫說的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候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却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反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個驢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驢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這趟，把這事弄他澈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驢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驢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地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驢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

却說那兩個驢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坐大土山來。書裏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煙，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很容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老石遠

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趕河前去行了一程，來到黑風崗的山脚下，只見白臉兒狼向傻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還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驢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驢夫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狼說着，把驢子加上一鞭子，那驢子便鬚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棧的頸子底下那個鈴，唏哪嘩哪的響，不想上了不過一箭多遠，那驢子忽然窩裏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狼從驢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卻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證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狼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梢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裏頭住了一窩老鳥。這老鳥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鷄」，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裏面，隨處都有。這山裏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裏又不出窩，忽然聽得入聲，只道有人掏他的窩兒來了，便橫沖了出來。一翅膀正搵在那驢子的眼睛上，那驢子護疼把腦袋一撥，就把騎着的人掀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的鈴鐺，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驢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他便一抬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驢兒又是懸羣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揮的那草帽子也丟了，幸而不曾摔重。他見四頭驢子都跑下去，一咕碌爬起身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趕脚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驢子跑，那裏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驢子奔了水去，這纔一個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個驢子罵道：『不填還人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

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裏嘆道：『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抬頭一看，只見那廟一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一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

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却掛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裏面塔影沖霄，松聲滿耳，香烟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凳，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鐵篋籠。樹上掛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那裏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道：「你們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這又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就攔了這半日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直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啣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驢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兩月頭裏，出了一個山貓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錘子來，噹噹噹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響，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瘦長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裏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狼忙着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驢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買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啊。』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裏住下，等明日早走，依舊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不，咱們就住』

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

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裏邊一角拐角牆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塔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尚也幫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勛兩沉重，那瘦的和尙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裏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查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裏不潔淨，一位罷哪，請到禪堂裏歇罷。那裏諸事方便，也嚴緊些。」

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裏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卻也實在難住，便回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檯，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卻又隔斷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裏也放着盥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火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一個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

線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着穿梭也似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

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類，那油盤裏，又有兩個盞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盞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也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盞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己淋的。』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盞滿滿的斟了一盞送過去。公子是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盞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盞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幾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盞倒在壺內，又斟了一盞，說道：『喝一盞。』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一口素，這個東西冬天擋寒，夏天煞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盞，我再不讓了。』

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裏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盞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盞子碰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唿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呸！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盞子也碎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罷，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擰。

公子噤喙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裏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胎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胎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裏攔住，膽出自已那隻手來，在僧衣裏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

死扣兒。然後擰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繫緊了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鑊子，盛着半鑊子涼水，鑊子邊攔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聲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麼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為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裏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故此不曾出去，你要啞默悄悄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兒兒的，給你留國圍圍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呢。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睛兒亮，瞧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先抵回死我瞧瞧，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裏，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僧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油過水麵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吮啜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膛兒來。他便向銅鑊子裏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

那囚僧描准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冒，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撲！噯呀！咕咚！噹！噹！』三個人裏頭先倒一個。這正是

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無常死不知。

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書交代。

##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鏡刀殲餘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只聽的撲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只怕有等不管書裏的節目，妄替古人担愛的聽到這裏，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倒的是誰？是個和尚。和尚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尙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閒話休提。

却說那因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要下手，只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算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算，書裏交代過的。這和尚原是個漢子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漫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脚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個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着如同白晝。這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甚麼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把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裏便是腰戶，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簇子涼水，在那裏等着安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理，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喉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上撲空了過去，就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撲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要站住，一直的奔了後腦子的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那凶僧雖然凶橫，他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

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噹哪手裏的刀子也扔了。

那時三兒在旁邊正默默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着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噥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頸，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纔一轉身，彎着腰要把那銅鏃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撲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裏打進去，打了個過腔兒，從右耳朵眼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噠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鏢把個銅鏃子扔了，咕咕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鏃子裏的水潑了一台塔子，那鏃子噹啞啞一陣亂响，便滾下台塔去了。

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尚，怎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鏃子掉在石頭上鏢的一聲響亮，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銅鏃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相呢？果然這樣，那點蘇合丸，開通關散，熏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儼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只鼓打一陣銅鏃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一而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開了便藏不住血，血不歸經，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伴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模糊的理？心一模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鏃子鏢哪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嚇，心繫兒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裏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

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兩個和尚反倒橫躺臥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



下，喪了殘生。他口裏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世，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鬼境啊？還是……」他口裏這句話還不會說完，只見半空裏一片紅光，驪好，一朵彩霞一般，撲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裏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擰成雙股兒，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當中衣，腳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看只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掛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却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她芙蓉面上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抬腿吧的一腳，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然後用一隻手提住那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袴，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腳下分撥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裏，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她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裏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她也不睬，便用手中小尖刀穿到繩套兒裏，啾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安公子這纔明白，她敢是救我來了——但是在店裏碰見一個女子，害得我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奇怪！」

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却是擰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她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腳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啵啵一聲，插在牕邊金柱上，這纔向安公子答話，這

句話只得一個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纔覺出酸痛來，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搖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快快！』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那女子指着屋門說：『走到屋裏去。』安公子說：『哪哪……我的手還捆在這裏，怎的個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閒話休提。

却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個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拿將過來，放在嘴邊佛佛的吹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來呢？』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纔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張的彈弓褪下來，弓背向地，弓絃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鞘，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這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擎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將已弓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擡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小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腳就地兒覈拉。

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春檯歇下。還不會到那裏，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苦薩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

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裏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裏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裏，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她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炕上一擲，只聽撲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她轉過臉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咯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削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纏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顛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一見，又呵噯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纔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因指定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掙扎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嘆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踏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提動，便兩隻手拉到

炕裏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

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她却倚在門旁，不作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牆外走來，唱道是：

『八月十五月兒照樓，兩個鴉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兩根燈草又嫌費油；有心買上一枝洋蠟燭，倒沒我這腦袋先溜溜！』

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頭口，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一個答道：『這就叫「禿頭當和尚，將就材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裏說道：『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材料的和尚。』他便吮破腮樞望腮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糊塗的走進院門。只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纔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嗚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樁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兒顧不得這個了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裏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裏說話，不防腳底下噉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鑊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准是三兒幹的，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彎下腰去撿那鑊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牆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彎腰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了？禿子連忙丟下鑊子，趕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咱們踹開門進去瞧瞧。』說着，纔要向前走，只聽房門響處，嗖早躡出一個人來，站在當院子裏。

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哪！怎麼他又出來了？這不又像說合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到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鬧！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這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裏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裏那個人，你交給我了吗？」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這麼着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撥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着手裏有活，這打了我的叫兒了！你等等兒，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見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禿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門口，便站在台塔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吐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

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却與毆殺棍鬥不同，有個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爲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高太祖洪武爺留下的，叫作「內家」，少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此把手一拱，先道一個「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的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腳踢，拿法破法，自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却頗頗的。十人等閒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各廟裏存身不住，纔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在此作。

如今他見這女子方纔的一個反手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

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鬥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

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左胳膊橫着一搥，封在面門。

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擰轉過來，却用左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擰。

黃鶯搥膝：「那瘦和尚見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搥，不想他把拳頭虛着幌了一幌，豈回身去就走？」

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頑女，勦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

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

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劬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娘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了個空。他自覺身子往

前一撲，趕緊的拿了拿椿站住。只這拿椿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脚，一回身，嘩的一聲，正踢

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脚，却腳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腳，甩了一個旋風脚

把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脚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這是姑娘的一椿石

家的本領，真真的藝業。那禿子看見罵了聲：「小撒蕩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廚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

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擋，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輪開，從上

往下只一蓋，聽得嚙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那禿和尚手裏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鐵

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鬥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裏跑？」在背後

舉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唵，啞從左肋裏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黃瓜醃，剝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

把那瘦和尚頭臬將下來，用刀指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諷你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

兩個滿口說的是些甚麼？」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

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脚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羣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尙手拿鑊鐵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些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裏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撲的一聲倒了，把槓子丟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裏，掖上倭刀，一手輪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插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

言還未了，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丟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軟，將將抵的一個住。她單刀一攢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兒當雞穗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過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響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僧佳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這場惡鬥，鬥得來十分好看。那女門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暗想說：『這和尚倒來得恁的了得，若合他這等油門，鬥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子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只一閃，閃在

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脚兒，拿回去踢躡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閃了，他把柳腰一擺，平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臂下去。他却揚起左胳膊，從那棍上的外面一綽，往裏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裏。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會坐個倒躑兒，连忙的插住兩脚，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裏只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脚跟向胸脯上一登，噹，他立脚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勁，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掖起把棍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白的紅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是死了。

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掙起來，在那裏把頭碰的山響，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餚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禿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她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殺得爽快，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窗前，只見那窗檻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把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成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用手灣了轉來，灣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只一捺捺了。



個蕨花兒，把那門關好。她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裏面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柴炭；那廚房裏牆上掛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麵俱全。他也無心細看，趑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棚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棚，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蓬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忽白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裏四個驢子，守着個籠子，在那裏嚼，一帶灰棚裏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尙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牲口的草，草堆裏臥着兩個人，腮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兩人身上只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卻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驢夫，那女子看見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躉身奔到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尙守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裏燒兩個驢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脖子裏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她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裏外屋裏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類，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驢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裏。』回手揣在懷裏，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烟，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裏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說：『端的都是我殺盡了！』

看畢，順着大殿屋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屋上跳將下來，纔待上台塔兒，覺得心裏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

紅，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用那刀拄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纔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如今正是深更半夜，况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料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可沒個證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裏，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丫頭，你看這上面甚麼，下面是甚麼，便是明裏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然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她就先到廚房，向灶邊尋了一根稻櫛，在燈盞裏蘸了些油，點將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她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纔你走後險些兒不會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又有甚麼響動不成？』公子說：『豈止響動，直進屋裏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這樣牢，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常從門裏走，從牕戶裏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吃了個乾淨，我這裏拍着牕戶，吆喝了兩聲，他纔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倒底是個甚麼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狸花貓。』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今如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纔該你我閑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纔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只聽得一片哭聲，哭道是：『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

『好似錢塘潮沙水，一波纔退一波來。』

那哭聲是怎個的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下回書交代。

##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馘淫娃

上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在龍仁寺掃蕩了廟裏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

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裏的原故，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他便詫異道：「奇呀！這廟裏的和尙被我殺得盡淨，廟外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况又是深更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道：「哭了這半日了，方纔是拌嘴似的來着，我只道是街坊家呢！」女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事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當院裏，順着那聲音聽去，好似在廚房裏一般。她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門裏，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裏。走到那破牕戶跟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看了看那門，却是鎖着，她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牆靠西，也有個小門關着，靠東柴堆後面，合裝着煤的一個大荆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裏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是一個人黑魃魃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裏喘氣。讀者！你道這人爲何在此？原來這廟裏和尙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筐子裏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打尖的。那和尙把他關鎖在屋裏，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個禿子，合那瘦的和尙替換照應。這人在筐裏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却聽不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尙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饑餓難當，不由的一陣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

那人還只道是和尙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女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個端的。」說着，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起來，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在那裏撥那油燈，聽他跟了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纔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我的孩兒，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女子一聽，心裏詫異道：「這是那裏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

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己認差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我，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性命，怎的領我去見我那女兒，老伴兒緣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裏？」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我在這裏。誰知道他弄到那裏去了？」女子道：「吶！既這等，我方纔把這廟裏走了個遍，怎的不曾見個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心在這裏歇歇兒等候，不可亂走，等我務必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及至起來，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

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裏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隔壁又哭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裏間屋裏來，她便進到裏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納悶。讀者！你道他爲何在桌子底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宇，多有在那臥床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窩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遇着孤身客人，半夜出來劫他的資財，就不害人性命——甚至閹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下，又多是用水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看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樁也瞞不過這女子。就便這能仁寺廟裏的和尙平日怎的不公不法，她也略知只是與自己無干，不值得管這閒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禿子兩個和尙交手，聽了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這廟中除了謀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早又勳了她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裏尋了一會，不見個踪跡，急的怒氣填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纔罷。」說着，滿屋裏端相一會，看看北面那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

房北面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的西北牆角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裏，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甚麼原故。隻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裏放着的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裏面擱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碗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就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裏了！』

原來這頂櫃子裏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榻板，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着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嘴就講罵，動手就講打，等大師傅回來，你聽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要你的小命兒，我見不得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齷齪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事情到了這裏，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裏還接納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響。只這一拍，聽得裏面嘩嘩嘩的一陣鈴鐺響，就有個人接聲兒說：『來了！』又聽他一面走，一面唧唧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罵罷！』外面聽了，連連的又拍了兩下，又聽得裏面說：『來了。你老人家來了！』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也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關門的鎖鍊子響，一陣鈴聲，那扇背板便從裏邊吱吱啾啾開了。

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裏閃出一個中年婦人，只見她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豬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帚眉，鼻孔擦天，包牙外露，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縐的衣裳，捲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說：『我只當是你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關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手指頭把門點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關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呀？』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

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說你作甚麼來了，誰叫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她就借着那婦人方纔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着你勸他呀！」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啊！那麼着請屋裏坐。」她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她一溜先走，口裏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我漂亮，我看你還不容應。」女子諷他走後，一脚踏進門去。只見裏面原來是個夾牆地窖子。那門裏一條夾道，約有二尺來寬，從北頭砌就樓梯一般，一層層的台階下去。靠西一帶磚牆，靠東一層隔斷板子，中間方廳，南頭有個小門——從門裏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一步一步的下台階來，走到台階盡處，進了那個小門，一眼就看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裏面，她那形容和自己生的一模一樣，倒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裏暗驚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窖子裏週遭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墻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連連大木，大木上掛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着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廳，南北京三面，却是磚牆，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裏正北安一張大牀，牀頭直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掛着個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靠東牆南首一架衣裳籠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牆一張春檯。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檯上，旁邊坐着個老婆兒，想是她的母親。那老婆兒也是個村莊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繫一條青出綢夾裙，頭上略略的有些釵環，下面被裙兒蓋着，看不出那腳的大小，但見她雖則隨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裏垂淚，看着好生令人不忍！

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她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長法兒。事緩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未曾說完，只見那穿白的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她面上碎了一口道：「呀！吓放屁！這是甚麼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你怎麼叫我不要啼哭叫罵？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子，你難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怨我女孩兒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呵！不要這樣。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麼好話？他不過與強盜通同一氣。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徑，可不堪沒了『女孩兒』三個字。」

讀者！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她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麼？誰知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她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真烈心裏越加敬愛，說：「這纔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擦了擦，笑着歎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屈，自然該急急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甚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聽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甘心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那一銖子，性兒合人家關，你誰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婦人道：「一個人鼻子底下長着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

子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婦人見這樣子，便有些害怕，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諒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點閻王爺呢？』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令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甚麼樣的話，大約也合她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敢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婦人見了，扯住她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守着錢糧兒過破，你又走囉！』那穿紅的女子聽了，拔下那把刀來，用刀背把她的胳膊一攔，向那母女二人道：『你娘兒兩個只顧走。』那母女見了，也有些害怕，只得就走。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呀？』口裏只顧說，她却連忙拿了她的烟袋潮烟火紙跟了出來。

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緊跟着出了那地窖子門。她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拉了那婦人脚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正不知她那裏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賬女人的話，只道她果然是和尙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她，她不着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看她竟是一片心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賬東西拉了去，難道是又去請那一個和尙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子也是默默的發悶。

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着個火亮兒，從夾道子裏領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親說道：『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搶前一看，那裏是和尙，原來是他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頭兒道：『兒啊！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



「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驚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個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在窗牕戶柵子上坐下，那婦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攢住持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坐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凳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聲兒不言語，嘆嘆只吃他的潮烟。

亂過了這一陣，那老四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老兒姓張名張樂世，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哥兒兩兄弟，張樂天是學裏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她叔叔叫她念書認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計。我這老婆子也是彰德府人，他有個哥哥在京東幫人作買賣，要講我家還算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裏供給得起，說聲沒有，他們就強奪硬搶，我合老婆兒說這一個地方兒可住不住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裏的大戶，又把傢伙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裏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找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日走岔了路，走到這條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裏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裏歇下，這廟裏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這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兩掛兒東錢，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常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化我個甚麼呢？』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只化你盤頭大閨女。』我說：『這地方兒我那裏給你買木魚子去呢？』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盤頭大閨女麼？』女兒聽了，站起來就走，我們兩口兒也搶白了他幾句，待要

出門，那大師傅就叉着門，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裏來，把她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裏去，扣在大筐底下。往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家花拉的，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窖子裏，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了，說了半日，女兒只是磕頭搗腦要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她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想這件事，可怎麼點得頭呢？正鬧得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甚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媛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噪隔眼子呢，人家大師傅甜言蜜語兒，哄着他，還沒說上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個希爛，還作踐他呢，說得他那麼軟餛飩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她，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倒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及及他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兒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騾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話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只聽她自己在那裏咕嚕道：「放啊，我們還留着祭靈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只得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只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煙袋，滅了火紙，他就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這不當着他們，倆老頭兒麼？你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咱們姐兒們，今兒確在一塊兒，真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着，別和我論姐兒們，我是我，他我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熱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麼碰見你們姐兒們，都是這麼撒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着。」他

纔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吓，我們死鬼當家兒的姓王！他們哥兒八個，我們當家的兒是第六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補個三吊五吊的，趕他死了，我說這還守個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着這廟裏的大師傅來了，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忒好咧，真別辜負了人家的心，你們瞧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這件衣裳是買了整正的花兒洋縐現裁的，我這褲子汗場兒都是綢子的，總說了罷，道萬絲兒把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講了，天天的肥鷄大鴨子，你想咱們配麼？」那女子說道：「別咱們，你是你。」婦人道：「我就是我，我到了這廟裏沒半年，人家大師傅化的那錢，我打這麼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就是一樣兒活重些兒。」那女子問道：「你這樣好吃好穿，還有甚麼重活叫你做呀？」婦人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廟爺兒六七個呢，大師傅是個當家的，二師傅是個帶髮修行，好本事，渾實着的，哪還有個小大師傅，小二師傅，打的一手的好拳，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也不弱，還有個三兒，你等一回，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油油，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可巧今兒個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俯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個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找出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真金鑷子來，想着要給他帶在手上呢，他伸手唵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你瞧她歹毒不歹毒？」那女子問道：「這之後便怎麼樣呢？」那婦人道：「怎麼樣！人家大師傅拔出月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麼着，我好不容易救月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別忙，你老等我勸勸她。』誰知越勸倒把她勸翻了，張口娟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娟婦頭上戴這個，身上也穿這個，怎麼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這等說，你還不會勸勸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麼對他呢？』那婦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大師傅找了你來了麼？我瞧你這嘴又來

得，你勸他，他沒個不答應的。你算我們廟裏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個，咱們姐兒三個，咱們鬧個劉海兒的金錢熱香爐，各跑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

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氣，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裏還忍耐得住？只見她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唰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曾聽她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似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裏，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道：「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嚇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怎是把他殺了？可不嚇殺了人？」到是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兒啊！你那裏知道，他是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笑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個大師傅，你們跟我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願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你刀山咧，劍樹咧，死呀活呀的，倒像傻沖打的似的，怎麼此刻換了本事了，不妨跟我走。」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

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和尚，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幸喜牆戶擋住不會跌倒；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那張金鳳怔了一怔，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衆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的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挑，用兩個指頭指着鼻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將入相八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她也不換……她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裏，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札起來，往院子一去；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牆角一扔。說聲：「跟

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纔大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裏是甚麼勸我，竟是來救我一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姐姐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阿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隨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姐姐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裏？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望姐姐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纔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他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檯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檯上。他自己卻在北面靠桌上首杌子坐下，把那把刀放在桌兒裏邊靠牆。大家這纔側耳凝神，聽他說的來歷。只見他滿臉堆歡，不慌不忙，未曾開口，先將身子往西一探，向那西間的南炕叫了一聲：「安公子。」這正是：

人生第一開心事，辛苦功成閒話時。  
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麼言詞，且看下回。

##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這回書應該先要有個交代，讀者！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椿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驢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全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講得來滿口生烟，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裏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噴。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纔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還寄放着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個閨門女子，這叫不安本分，無故多事，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她細想去，還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

還是誰派她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只是天地雖大，苦人甚多，那裏找得着許多的穿紅女子來……這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欲待不說，不但不打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她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若此刻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讀者要說是重絮，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

這個當兒，張老夫妻兩個，因方纔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驚喜交加，匆忙裏並不會聽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個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裏詫異道：「這裏怎生的有個甚麼安公子？況且我看這人也許是黃花女兒，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是他的親兄弟，也該有個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還得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今不言張金鳳在那裏納悶，且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裏邊，守着那個黃包袱，聽得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會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說：「不會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和你說。」只聽他又應一聲，只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個人影兒。

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麼着不下了炕來呢？」聽他答道：「一身的鈕扣子，被那和尚撕了個稀爛，敞胸開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了！你方纔不是這個樣兒見我的麼？難道不是個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非也，非也！方纔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甯可失儀，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麼着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是在那裏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問說：「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個姑娘……

道：『是怎麼不下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麼爲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他又俄延了半晌，纔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裏說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這裏又不曾衝鋒打仗，又不曾放礮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尙，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這姑娘心裏只管是這等想，但是他已經溺了，憑是怎樣的大本領，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好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裏，把褲子刷乾，拉起襯衣裳的短襖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縐，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讀者！現在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箇裏先把安公子和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公子是個尊重誠實的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來歷，商個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他父母，兩隻眼並不會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金鳳此時幸而保全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再沒說看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好姿容，心裏藏着一副關心蕙性，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派的少年公子，自然覺得眼光一閃，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紅雲，抽身往裏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裏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很好，免得我重敘。』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敘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時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真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豈有個不謹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兩

安張老慌忙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裏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這裏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兒。」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桌子的酒菜傢伙檢開，擦乾淨了，桌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件的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的這番琢磨，臉兒也闌老了，膽子也闌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就發起恨來道：「呸！這是方纔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扔說：「如今我也會敬你一盃！」姑娘說道：「還要怎麼沒來由？」

一時張老擦淨了桌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春檯，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春檯坐下，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還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裏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殘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現在要問我的住處，說來却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說：「這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裏住不成？」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個在雲端裏住的理呢？」那姑娘也不和他分辨，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想我在五十里地的那邊，你在五十里地的這邊，我就不知道這府這縣這山這廟，有你這等一個人，怎的知道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有你遭難的這樁事，會前來搭救呢？」張金鳳道：「既這樣，姐姐因何到此？」那姑娘道：「我這個人雖是個多事的人，但是凡那下坡走馬，順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我今日可是爲救一個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



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纔我安驥只爲自己沒眼力，沒見識，誤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線，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有十個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個不知。只是我知姑娘是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更又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來救我，還求你說個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驥稟過父母，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問，必要問我，就捏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裏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些地步纔好。姐姐要來說，妹妹只得又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個樣兒，還是半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還是真個的照方纔那禿頭障說的我，是個女金丹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姑娘，這個地方兒要讓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這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算，那個字都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歎了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我父親也做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聽了，忙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這話更可不必要，我不幸託生個女孩兒，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轟轟作番事業，也得有個八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還說句笑話兒，你也見過一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的菩薩降妖捉妖怪的多着呢。」

「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個大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脚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到這裏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厮，他就尋個縫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裏，我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但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閩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彼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機事不密，我有個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婦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樣，扶柩還鄉。我自己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想不到那裏，正遇着他遭了椿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喪盡，是我拔刀相助，不但保全了他的英名，還給他掙過了一口大氣來。他便情願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到他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曹操會說：『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我卻是只願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下不着地的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居住。又承他的推情，那裏村中衆人的仗義，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纔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弄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個女孩兒家，除了針黹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笑話，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我釘個鈕扣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尋些些沒有主兒的銀錢用度。』那安公子聽到這裏，問道：『姑娘，世間

那有個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執拗營梁，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那清官能吏，勤儉自奉，賸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賸些資財，那莊農人家，耕種耕鋤，賸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聲，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就賺主人的，及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明了，就叫作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起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繡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個身子，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况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這般的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會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裏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和這事相近，閒來也指點我的刀法鎗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纔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算拿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射箭、拳腳，却是老入家口傳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驢兒——這驢兒日行五百里，荷遇着歹人，或者異物怪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神物。因此任我所爲，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離山老母學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子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咄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那些和尙都來得不弱，那個頭陀，尤其因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今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不——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閑話，

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怎的個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嘆舌，只是我臨別的時節，那等的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猝而行，這怎麼講？這也能了！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裏來，到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裏，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我在店裏聽了姑娘你那番話，始終半信半疑，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見了他再作道理，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驢夫，還不會回來，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混帳話，我益發怕將起來，正說着，兩個驢夫回來，又備說那褚一官不能前來，請我今晚就在他家來住的話。那驢夫店家，又兩下裏一齊在旁攛掇，是我一時慌亂，就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高臺，又出椿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跑到此地，要不虧兩個驢夫，沿途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裏纔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囚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是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十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你姑娘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的愧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會認清我這番好意，你今那驢子的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纔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個驢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與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大家說道：「今日這場是非，也叫作合當有的。我今已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裏說話。我騎着驢兒，從旁經過，只聽得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頭那二三十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了這話，一想，這豈不是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繞到山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

你感邀不盡的那兩個驛夫。」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崗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纔得說明。臨別又如何叮嚀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并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纔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纔如夢方醒。

只聽他說道：「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覆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說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道：「你這又作怎麼？這個東西，可不是耍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嫵嫵爹又沒在跟前，誰給你吹呀！」只見他滿面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得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那兩個驛夫，把這大胆的狗男女，碎尸萬段，消我心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個憑據看看。」說着向懷裏掏出那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驛夫送去的那封信，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說：「少爺，你別嘔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歸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向張老夫妻並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和我是親是故，我和他也是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驛夫口裏一個信息，要拿這注現成銀子，及至訪着安公子，見他那番光景，知他是個正人，問起情由，又知他是個孝子，我心裏先暗暗的欽敬，便不肯動手。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與我父親所遭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從那任俠尚義之中，又動個同情相憐之意，便想救他這場大難。」

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俗語說的，救火須救滅，救人須救激。我明明聽得那驛夫說，不肯給你送這封

信去請褚一官，況且那褚一官，我也略曉得些消息，便去請他，他三五天裏也來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他一百年，他也未必來的。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不致遭驛夫的毒手，你又怎生的到得淮安？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盪，要把事替你佈置的周全安妥，好叫你大路纜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他合我言語支離，推說不知去向，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他纔說是兩個驛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我一聽這事不好了，他兩個既不會到褚家去，褚家這話從何而來？可不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裏去，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炕來，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撥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個牲口牌子上拴的鈴鐺，合一個草帽子，丟在路旁，我只說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腳踪兒來。跟前一片荒草，倒在路旁，我只說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腳踪兒來。跟下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一般，一直尋到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得不到些情形，只順着牲口的腳踪，找了回來。見那牲口腳踪兒，蹣跚的散亂，直奔了這廟裏來。至於這座廟裏，和尚的行徑，我早已曉得，我一想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會遭那驛夫的暗算，依然脫不了強盜的明劫，還不是一樣。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還不會見個端的。我那個驢兒，先不住的打鼻兒，不肯往前走。我看了看，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往廟裏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蹲身跳將下來，只是我雖會蹲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蹲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那東配殿裏，堆着些糧食，我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裏，然後出來縱上房去。『讀者，我們打個岔，你們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知廟裏走了個遍，就是不會到東配殿了。原來他進廟裏，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驢兒了，你我不知，再講那十三妹，他說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背一看，正見那囚僧手執尖刀，和安公子說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個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

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結果了兩個僧人。至於後來的那般禿頭，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再說假如那時要留他一個，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費一番唇舌精神，所以纔斬草除根，不曾留得一個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我不是爲打算你這幾千兩銀子而來了罷。」說到這裏，回頭又向着張金鳳叫了聲：「妹子，你聽我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你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講了。」

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說得閉口無言，只有垂淚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真是百口無詞，只是姑娘你也有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說道：「怎麼說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呢？你倒說說，我倒聽聽。」安公子說：「姑娘，你若在店裏，就把那驛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捷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倒不禁笑起來說：「這話我一點兒不欠通，到底是你作夢呢！假如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胆有識的人，我說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些機關，加些預範，你只看我那等的剖白，囑咐你還自尋苦惱，弄到這步田地，那時再告訴你這話，不知又該嚇成怎的個模樣。甚而至於益發疑我，倒誤把那個狼心狗肺的東西當作好人，和他訴起衷腸來，可不更誤了大事麼？」安公子聽了，連連拍胸點頭說：「不錯的，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能俗，也能。」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只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只說了一句道：「這到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笑話，也不用講，這個那個，只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你姑娘救的。安公子他爲官作宦，怎麼樣也報了恩了，只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兒又是個女孩兒家，你這樣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了？」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噯，真話麼？」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這話也是欺人。只是我方纔說過的，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驢子，我這妹妹還

得感激那個沒臉的女人。這話怎麼講吧？要不虧那個騾子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騾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囚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這道果真是一個兩條腿的畜生，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個天，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裏怎的個又使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這更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天纔牽引了我來——這不是——一椿偶然的事。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藏頭露尾，被你們層層的尋根究底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宴。」將軍不下馬，你我各自奔前程，恕我失陪。」說着掖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就走。這正是：

「鏡中花影波中月，假假真真辨不清。」

至於那十三妹忙碌碌是又向那裏去，下回書再行交代。

## 第九回

憐同病解囊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張金鳳，并張老夫妻把一往的原由來歷，交代明白，邁步出門朝外就走。安公子一見慌了，只慌得手足無措，却又不好的上前相攔。張老夫妻二人更是沒了主意，也只說得個姑娘不要忙。只有張金鳳乖覺，她見十三妹纔把話說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頭也不回，抬身就走。她便連忙捻了兩步，搶到十三妹面前，回身迎頭一跪，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說：「姐姐那裏去，你此時是去不得的了哩！」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便也一同上前圍着不放。十三妹道：「這又奇了！你們的事是已弄清楚了，我的話也交明白了，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張金鳳道：「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然如此，你且起來。」



張金鳳雙手緊抱把臉靠住那姑娘的腿，賴住不動說：『要姐姐說了我纔起來。』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說：『你且起來，我纔說去不去的話。』說着扶起張金鳳，大家重復歸坐。只見那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張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罷了，你們兩個枉有這等個聰明樣子，怎麼也恁般跋氣。你們道我真個要去麼？你看這等的深更半夜，古廟荒山，雖說救了你兩家性命，這個所在被我鬧得血濺長空，尸橫遍地，請問就這樣擱下走了，叫你們兩家四個無依無靠的人，怎麼處呢？就使你們等到天明，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麼？就算我是個冒失鬼，鬧了個煙霧塵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們想想炕上那個黃包袱，我就這等含含糊糊的去下不成？就算我也去下不要了，你們只看牆上挂的我這張彈弓，——我這張彈弓是銅胎鐵背，鏤銀研金，打一百二十步開外，不同尋常兵器，從我祖父手裏傳流到今，算個傳家至寶。我從十二歲用起，至今不曾離手，難道我肯去下他不成？』張金鳳道：『既如此，姐姐爲何忽然說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則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則試試你二人的膽量。』三則我們今日這樁公案情節過繁，話白過多，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這回書找不着個結扣，回兒太長。因此我方纔說完了話，站起來要走，作個收場，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讀者得借此休養目力，你們聽聽有理無理。』十三妹說明這段話，不但當在場的大家聽了，把心放下，就連現在讀書的也都說有理。

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又聽了這半日長談，早把那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如今因十三妹提着，他纔想起。連忙爬起到炕上，雙手抱來，送到十三妹跟前，放在桌兒上，說：『姑娘，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的那個包袱。我聽你說的要緊，方纔鬧得那等亂烘烘的，我只怕有些失閃，如今幸而無事，原包交還，姑娘收明了。』姑娘道：『借重費神，只是我不領情，這東西與我無干，却是你的。』安公子詫異道：『這分明是姑娘方纔交給我的，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方纔在店裏的時候，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

金纒能無事麼？如今你囊中止得二千數百兩，纒有一半，聽起來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兩袖皆空的，世情如紙，只有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那一半又向那裏弄去？萬一時不得措手，後任催得緊，上司逼得嚴，依然不得了事。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苦千辛，也前功盡棄？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走那一趟，就是爲此。我從店中別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稟過母親，一面換了行囊，就到二十棵紅柳樹，找着我提的那老英雄，要暫借他三千金，了你這樁大事。若論這位英雄的家當，漫說三千金，就是三萬金，他一時也還拿得出來；若論他同我的氣義，莫講三萬金，便是三十萬金，他也甘心情願，我也可用得他的。所以聽見我說個「借」字，就立刻照數的盤出來，問我送到那裏。我說：「不必遣人運轉，給我捆載停妥，就指在我驢兒上帶去罷。」倒虧他的老成見識，說道：「這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斤，不怕帶不了去。但是東西很抗，路上走着，也未免觸眼。」因問我：「還是本地用，遠地用？如本地用，有現成的縣城裏字號票子，遠路用有現成的黃金，帶着豈不簡便些？」我聽他說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大約也夠三千兩光景了。說着解開包袱，又把兩封紙包拆開，只見包着二百兩，同泰號硃印上色葉金。安公子還不會答話，那張老看了說：「這樣值錢的東西，二百二百的幫人，真可少見；又想的這樣周到，姑娘，你不要是個菩薩轉世罷。」張老婆兒一旁觀了，也不住的點頭稱讚，說道：「只聽說金子是件寶貝，鍍個冠簪兒啊，丁香兒啊，還得好些錢呢，敢是真有這麼大包的，你看黃澄澄的怪愛人兒，阿彌陀佛，哪！」

張金鳳雖是個鄉村女子，却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且此時一心只有十三妹姐姐，餘事都不在心上，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眼暗暗的敬服。十三妹略無多言，只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資財，救了性命，安了父母，已是喜出望外；如今見他這番深心厚意，宛轉成全，又是歡忻，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還把她當作個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層懊悔，一層羞媿，只管滿面是笑，不覺得那兩眼淚，就和湧泉一般，流得滿面啼。

裏；只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道，「大恩當謝，」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你叫我今世如何答報。」說着便嗚嗚的哭起來。張老夫妻看了，也不住的在一傍擦眼抹淚，連張金鳳也不覺滴下淚來。十三妹道：「大家不必如此，公子你也且住悲啼，不須介意。要知天下的貲財，原是天下公共的，不過有這口氣在替天地流通這樁東西。說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到頭來究竟是誰的；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花用得當，萬金也不算虛；花用得當，一文也叫作枉費。卽如這三千兩金，成全了你的一片孝心，人家半世清名，這就不叫虛花枉費；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何況這幾兩銀子，我原說一月必還，又不是白用他的；這一月之內，自有那沒主兒的錢送上門來，替你還他，連我也不過作個知情底保的中人，這手來，那手去，你又何必這等較量錙銖。一安公子聽了，只得領受收好不提。再講那十三妹這番解囊贈金，又了却一樁心事，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男女上路的話。只是看看這四個人之中，一個是瘦怯怯的書生，一個是嬌滴滴的女子，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又是一對鄉愚，經了這番大難，個個嚇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這上路的事情，一時從何商議？想了一想，便對大家說道：「如今諸事已妥，就該計議到你們的上路了；但是要計議大事，先得定了心神，纔得想到細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了，神定了，就說萬言，也是無益。大約此時你們心裏第一件怕這院子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性命干連，第三件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日後破案，也難免掛誤。我告訴你們這三件事，都不要緊。人生在世，不過仗着天地的一口氣，及至死了，是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超出輪迴，這口氣便去成神，是個平人，這口氣再入輪迴，便去作鬼。到了這班混帳和尚，人死燈滅，就想作個鬼也不能——這是第一樁不必怕。再講到這個地方，我方纔表過的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近無隣，這樣深更半夜，絕沒人來，就便這和尚再有些夥黨，找了來，使我這刀多了不能，有個三五百人兒，還抵得住，這是第二樁不必怕。至於慮到日

後的挂誤官司，我若見不透日後的怎樣收場，也不肯作眼前的這番事業，這是第三樁不必怕。這話不是空談得的，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個憑據，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張老聽了先說道：「姑娘的話豈有個不信的咧？不過怕來個人兒闖見，鬧饑荒，鬼可怕他怎甚呀！我們作莊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夜不等地裏守莊稼去，誰見有個鬼啊！」安公子接着說道：「是啊，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引而伸者爲神，返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怕他則甚，怕他則甚，只是姑娘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十三妹也沒工夫合他掉那酸文，說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們爲難的事，是都結了。我此刻却有件爲難的事，要求你諸位。」話未說完，安公子先跳起來道：「姑娘，你有甚麼爲難的事，只管說，我講。」上山捉虎，下海擒龍，就是「赴湯蹈火，碎骨粉身」，我安龍媒此時都敢替你去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了一挑，說道：「如此好極了！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安公子聽了皺着眉，裂着嘴，搖着頭道：「這樁事却難。」十三妹道：「既這樣可作甚麼關兒呢？」因回頭向張老夫妻道：「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張老道：「這背死尸，小老兒却也來不得的呢。」姑娘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咱們還管給他打掃地面麼？」那老婆兒問道：「到底作什麼呀？」姑娘道：「我從晌午起，鬧到這時候兒了，但如今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路，我還趕得來，就再有那等的二三十和尚，我也送得了。不過我從今早飯後到此時，水火沒沾唇，我可餓不起了。想來你們四位未必不餓。」那老婆兒道：「哎！這大半日，誰見個黃湯辣水來咧？就是這早晚那裏摸個饅饅餅子去呢？」姑娘道：「不用買，我方纔到廚房裏，見那煮的現成的肉，現成的飯，想來是那班和尚的消夜兒，咱們何不替他吃了，也算一場功德。」張老夫妻聽了道：「這敢是好。」說着趁着月色，老倆口兒連忙到廚房裏去整頓。到了廚房，見那燈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剔亮了燈，通開了火。果見那連二竈上靠着一個鍋子，那頭煮着一蹄肘子，又是兩隻肥鷄，大沙鍋裏的飯，因坐在湯罐口上，還是熱騰騰的，籠屉裏又蓋着一層饅

頭。那桌子上調和作料，一應俱全。

二人正在那裏打點，只見安公子也跑來，帮着抓撓。張老兒道：「公子，你不能不小心着，燙了手，你去等着吃去罷。」安公子看了看，却也沒處下手，只得走開。纔走到正房，十三妹便問道：「你又作甚麼來了？」安公子道：「那裏用不着我？」十三妹道：「你看人家那樣大年紀，都在那裏張羅，你難道連剝蒜也不會麼？」安公子道：「剝蒜我會。」說着，忙忙又跑了去。

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房去了，便拉了張金鳳的手，來到西間炕上坐下。方纔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的頭，幾歲上裹的腳，學過活計不成，有了婆家沒有，問了半天，怎奈那十三妹只管一長一短的問，那張金鳳只有口裏勉強支應的分兒，却緊皺雙眉，一句也說不出來。十三妹心中納悶，道：「妹子，你如今禍退身安，正該歡喜，怎麼倒發起怪來？」這句話一問，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個十三妹急得拉着他問道：「你不是嚇着了，氣着了，心裏不舒服呀！」張金鳳只是搖頭。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忽然明白了，說：「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哇？」張金鳳聽了這話，纔說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裏來有個淨桶纔好？」十三妹說道：「這麼大人了，要撒溺，倒底說呀，怎麼瞞着不言語呢？還這麼鑿四方眼兒，一定要使個淨桶請一個和尚廟，可那裏給我找馬子去，快跟我來罷！」說着，攙着張姑娘到東裏間，替他四處一找，一時也找不出個撒溺的傢伙來，一眼看見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兒上放着，裏頭還有半盆洗臉水。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房門口兒，潑在那院子裏，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前，催着他小解。張金鳳見了，這纔忙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退了中衣，用外面長衣蓋沿，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一時完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麼？」十三妹道：「真個的，我也要撒一泡了。」因低頭看了一看，見那臉盆裏，張姑娘的一泡溺，不差甚麼氣發了，他便伸手端起來，也潑在院子裏，重新拿進房來小解。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那金鳳姑

娘，大不相同了。渾身上下，本就只一件短襖，一條褲子，莫說裙子，連件長衣也不會穿着。只見他雙手拉下中衣，還不曾蹲好，就嘩啦啦的撒將起來。張金鳳從旁看着，心裏暗暗的說道：「看他俏生生的這兩條腿兒，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氣力，真也令人納罕。」說話間，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還倒他作甚麼呀？給他放在盆架兒上罷。」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作者爲何這等唐突他起來？（讀者須知這也非唐突。一則這位姑娘生性豪爽，一片天真，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則兩個女孩兒在一處，本沒甚麼避諱；三則姑娘的這泡溺，大約也是緊急了。這叫作「風火事兒，斯文不來。」）

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襟，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兩個人攙掩上房門，一問一答的談起心來；談到婆家，那裏張姑娘又低了頭，含羞不語。十三妹道：「這男婚女嫁，是人生大禮，世上這些女孩兒，可臊的是甚麼？我本就不懂好妹妹，我是個急性子人，你有話爽爽快快的說，不許瞞我。」張金鳳只得紅着臉說了一句：「還沒有呢。」十三妹道：「我問你一句話，可不怕你思量。我聽見說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家，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怎麼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張金鳳道：「這也有個緣故；只因我爹媽膝下無兒，想要招贅，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一定要揀一個讀書種子。』因此還不會定。」十三妹道：「噯，噯，這鄉村地方兒，可那裏去找個真讀書種子呢？就有也不過是個平常鄉愚，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說着低頭想了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給你做個媒，提一門親如何？」張金鳳聽了，低下頭去，又不言語。十三妹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兒說：「不許害羞，說罷。」張金鳳悄聲道：「姐姐叫我怎樣個說法？此時爹媽是甚麼樣的心緒？妹子是甚麼樣的時運？況這路途之中，那裏還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不出來了，想是不知我說的是個甚麼人家兒，甚麼人物兒，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

我要給你提的，就是你方纔見的這個安公子。你瞧瞧門戶兒，模樣兒，人品兒，心地兒，大約也還配得上。妹妹罷！」這張金鳳，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個人。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眉含春色，要住不好，要躲不好，只得扭過頭去。怎當得十三妹，定要問他個牙白口清，急得無法，說道：「姐姐，這事要參媽作主，怎生的只管問起妹子來？」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何消說得？只是我先要問你個願意不願意。」

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嘴裏是酸是甜，心裏是悲是喜，只覺得胸口裏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緊咬着牙，始終一聲兒不言語，倒把個十三妹，嘔得沒法兒了。因說道：「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來了，你瞧我也認得幾個字兒。」說着走到堂屋裏，把那桌子上茶壺裏的茶，倒了半碗過來，蘸着那茶，在坑桌上寫了兩行字。張金鳳偷眼一看，只見寫的一行是「願意」兩個字，一行是「不願意」三個字。只聽十三妹笑道：「妹妹來罷！你要願意，就把那「不願意」三個字抹了去，留「願意」兩個字；你要不願意，就把那「願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願意」三個字。這沒甚麼爲難的了罷。」說着便去拉張金鳳的手。張姑娘那裏肯伸出手來去抹那字，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被拉不過，只得隨手一陣的亂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個「不」字抹了去。十三妹嘻嘻的笑道：「哦，單把個「不」字抹去了，這分明是願意，不是果然如此好極了。這件事交給姐姐，保管你稱心如意。」

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了這半日，臉上雖然的十分下不來，心上却是二十分的過不去；只在這過不去的上頭，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讀者你道這是甚麼緣故？這張金鳳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心裏想着：「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自然不必講是個上等人物了；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耳聽他的言談，見他相貌端莊，要可知他的性情，聽他的言談儒雅，就可知他的學問，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雖然如此，一個人既作了個女孩兒，這條身子，比精金美玉還尊貴，縱然遇見潘安子建一流人物，也只好發乎情，止乎禮。但是止乎

禮，是人人有法兒的。要說不准發乎情，雖是聖賢仙佛，也沒法兒；所苦的是這「情」字兒，雖到海枯石爛，也只好攔在心裏，斷斷說不出口來，便是女孩兒家不識羞，說出口來，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也不是旁人包辦得來的。不想今日無端的萍水相逢，碰見了這個十三妹第一件先從泥裏救了我的性命；第二件便從意外算到我的終身，這等才貌雙全的一個安公子，他還恐怕我有個不願意，要問我個牙白口清還不許不說。這個人心地的厚，腸子的熱，也算到了頭兒了，只是他也是個女孩兒。俗語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說照安公子這等人物，他還看不入眼，這眼界也就太高了，不是情理；若說他既看得入眼，這心就同枯木死灰，絲毫不動，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說一樣的動心，把這等終身要緊的大事，百年難遇的良緣，倒放開自己，雙手送給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旁不相干的張金鳳，尤其不是情理；這段緣故，叫人實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裏有這段姻緣，自己不好開口，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說定了我的事，然後好借重我爹媽，給他作個月下老人，聯成一牀三好也說不定；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更得體貼他這片苦心，纔報得過他來；只是我怎麼個問法兒呢！

這張姑娘只管如此，心問口，口問心，一番盤算，臉上那種爲難的樣子，比方纔聽着那泡濁，還露着爲難，忍不住趕着十三妹叫了一聲姐姐，說道：「姐姐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也知道古往今來的幾個人物，幾樁公案，只是有一個故典，心裏始終不得明白，要請教姐姐。」十三妹早聽出他話裏有話，笑問道：「你且說來我聽。」張金鳳道：「記得大乘經上講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參修正果，見那虎餓了，便割下自己的肉來喂虎；見那鷹餓了，便剝出自己的腸來來喂鷹。果然如此，那我佛慈悲，真算得愛及飛禽走獸了；只是他自己不顧自己的皮肉肝腸，這是甚麼意思？」讀者這一句話，要問一個村姑蠢婦，那自然一世也莫明其妙。這十三妹本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聽了這話，冷笑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說：「妹子，你可記的



世上的「姻緣」兩字，今生於我無分。」

張金鳳聽了這段話，更加狐疑，還要往下問，只聽安公子在院子裏說道：「噯！噯！好快開門。」說着只見他捧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頭，推門放在桌子上。他姐妹兩個，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緊接着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鷄，連飯鍋小菜醬油蒜片飯碗匙筋分作二三盞，都搬運了來，分作兩桌。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張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來，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十三妹道：「那兩隻鷄不用切了，咱們撕了吃罷。」安公子聽見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纔擰溺褲襠的，連忙攔他道：「你那兩隻手算了罷。」安公子聽了說：「等我洗洗去。」說着跑到東屋裏，在那洗臉盆裏就洗。十三妹喚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裏洗手。」安公子說：「不怕水不涼，這是我剛纔擦臉的，還溫和呢。」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含羞，又是要笑，只得掉個頭去。十三妹絲毫不在意，如同沒事人一般，只說一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動。」

說話間，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鷄，撕作兩盤子放好，他老兩口兒，餓了一天，各各各飽餐一頓。張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只有十三妹姑娘風捲殘雲，吃了七個饅頭，還找補了四碗半飯，剛纔放下筷子道：「得了，我這肚子裏是一點兒不爲難了。我們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罷。」張老道：「等我把傢伙先揀下去，歸着歸着。」十三妹道：「還管他歸着傢伙嗎？你老人家倒是泡茶來罷。」張老一面去泡茶，安公子幫着張老婆兒，忙着把傢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時茶來了，大家嗽口喝茶。張姑娘同母親方纔在廳台兒上，各人找着自己的荷包，烟袋吃了一袋烟，大家照舊在堂屋裏歸坐已畢。十三妹對衆人說道：「飯兒是吃在肚子裏了，上路的主意，我

也有了，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你兩家四位裏頭，一邊是到上路去的，一邊是到上路去的，兩頭兒都得讓讓，我縱有天大的本事，我可不會分身法兒，我先護送你們那一頭兒好？」安公子道：「姑娘先許的送我，自然許了我。」十三妹道：「這是你的主意，人家爺兒三個呢？在這廟裏俄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爺兒三個，還怕路紆，沒照應不成？」十三妹道：「夢話，這裏弄了這樣一個大未完，自然得趁天不亮走，半夜裏難免不撞着歹人，即或幸而無事，你瞧這爺兒三個，老的老，少的少，男的女的，女露頭露腦，走到大路上，算一羣逃難的，還是算一羣拍花的呢？遇見個眼明手快作公的，有個不盤問的嗎？一盤問有過不出岔兒的嗎？你算是沒事了；你也想想這句話，說的出口呀！」說畢，也不合他再談，回頭問着張老夫子說：「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麼？」二人還未及答言，張金鳳是個有心事的，他可把正話兒反說着，便對十三妹道：「姐姐原是爲救安公子而來，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我爺兒三個，托安公子的一點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經是萬分之幸，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麼意外的事；即或有事，這也是命中注定，真個的叫姐姐管我們一輩子不成？」十三妹也不答言，又掉轉頭來，向着安公子道：「你聽聽人家這纔叫話，你聽着臉上也下得來，心裏也過得去麼？」把個安公子問的，諾諾連聲，不敢回答。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座，向張老夫子道：「這樁事，須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無事，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我一個人兒就好照顧了。」張老道：「怎麼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擱起，我的意思，要先給我這妹妹提門親，給你二位老人家招個女婿，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張金鳳聽了，站起來就走。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說：「不許走。」把個張金鳳羞得無地自容，坐又不能，走又不能，只聽得他父親道：「姑娘我一家的性命，都是你給的，你說甚麼有個不願意的？只是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那裏去說親去呀？」十三妹道：「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相看中意不中意？」張老跳起來道：「姑娘這是那話，他是個官宦人家，我是個鄉老兒，怎麼

攀配得起。罪過罪過！」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不用管，只說願意不願意。」張老聽了，慙着老婆兒，老婆兒慙着女兒。

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十三妹道：「不用問你們姑娘，在家從父，出嫁從夫，願意不願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兒道：「好還怕不好嗎？只是俺們拿甚麼賠送呢？」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也不必管，就只成不成的一句話，不用猶疑。」張老心裏估量了半日，說道：「虧娘這話，這麼說罷，我們公母倆是千肯萬肯的，可是倒踏門兒的女婿，我們纔敢應聲兒呢。再這話也得問問安公子。」十三妹道：「這事在我。」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說：「奶奶，我喝定了你的謝媒茶了。」這纔叫了聲安公子，說：「你大概沒甚麼推辭罷。」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裏要給那張金鳳說親，已經覺得離奇，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更加詫異。心裏一想：「這可又是件糟事，我在幼兒的毛病兒，見個生眼兒的娘兒們，就沒說話先紅臉，再要聽見說媳婦兒那更了不得了。今日同這二位廝混了半夜，好容易臉不紅了，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就說媳婦兒也罷，也有這樣當面鼓對面鑼的說親的嗎？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着是不容人說話，這可怎麼好？我看這事比方纔那和尚酒還累贅。」這少爺止在那裏心裏爲難，聽十三妹如此一問，他就趕緊站起連連的擺手說：「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道：「哦不可想是你嫌我這妹妹醜。」安公子道：「非也，從來娶妻娶德，選妻選色。那戰國的齊宣王也曾娶過無鹽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承彥之女，都是奇醜無對的，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一個作了英主，一個作了賢相，這又何妨？況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里還說得到個「醜字」不爲此。」十三妹道：「既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安公子道：「更非也，自古道：『濁富莫如清貧。』我夫子也曾說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得之。』這「貧」「富」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見識，豈是君子談得的窮又何妨，也不爲此。」十三妹道：「也不爲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裏沒根基。」安公子道：「尤其

非也，姑娘你這等一位高明人，難道連那「瑤草無塵根」的這句話，也不曉得這「根基」兩個字，不在門庭家世上講，要在心地品行上講的。你只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冰清，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不爲此，不爲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這又何妨？像你這等的世家，三妻四妾的常有，也沒有甚麼斷斷不可的去處呀！」安公子急的搖頭道：「不曾不曾，我並不會定下親事。」十三妹笑道：「你不會定親，問着你，你這也非也，那也非也，儘着飛來飛去，可把我飛暈了，倒是你自己說罷罷！」安公子纔說道：「姑娘，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折變產業，離鄉背井，冒雨沖風，爲着何來？爲的是父親身在縲絏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這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到此地又險些兒性命不保，若不是姑娘趕來搭救我，雖死還作了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殘生，又承姑娘的厚贈，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跟前纔好，那裏還有工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況且父親的待我，雖然百般愛惜，教訓起來，却是十分嚴勵，今日這樁事，不等稟明而行，萬一日後父親有個不然起來，我何以處張金鳳姑娘，又何以對姑娘呢？姑娘這事斷斷不可。」

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說得有裏有面，近情近理，待要駁他，一時却駁不倒，無如此時，自己是騎着老虎臨海，可真下不來了，只得勉強冷笑一聲，道：「我的少爺，你這可是看鼓兒詞看邪了？你大概就把這個叫作「臨陣收妻」。你聽我告訴你，你要說爲老人家的，如今銀子有了，我既說過保你個人財無恙，骨肉重逢，這話自然要說到那裏，做到那裏，你要說定親這件倒沒要緊，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況且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這個店兒。」你要再找我妹妹這麼一個人兒，只怕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沒處找去。你要說慮到老人家日後有個不允，據我聽你講起，你家老爺的光景來，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斷不像你這樣固執不通。漫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言工貌的全才，就聽有我這等的癡傻呆的作事，都沒有個不允的理，你可放心，況且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只有成的理，沒有破的理，你以爲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爲不可，也是這樣定了，

你可知些進退。」

張老夫妻一旁看了，自然不好搭話。張金鳳更是萬分的作難，不想死心眼兒的，遇着死心眼兒的了。只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姑娘不可如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安驥當可負了姑娘，作個無義人，絕不敢背了父母，作個不孝子，這是斷斷不能從命。」十三妹聽了，登時兩道蛾眉一豎，說：「不信你就講這等決裂的話，很好，你既不能從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輕好事，冒失糊塗，我是沒得說，只怕有個主兒，你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安公子道：「憑他甚麼主兒，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便是這事，我也不妨合他去講。」十三妹聽了這話，滿臉怒容，更不容話，一伸手往桌子上拿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在燈前一擺說：「就是我把刀要問問你這事，到底是可呢？是不可？還是斷斷不可？」

說話間，只見他單臂一揚，把刀往上一舉，撲了安公子去，對准他頂門往下就砍。這正是：

「信有雲鬢稱月老，何妨白刃代紅絲。」

至於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

上回書講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救了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二人，囚見張金鳳是個聰明絕頂的佳人，安公子是個才貌無雙的子弟，自己便輕輕的把一個月下老人的責任，就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惹動他一沖的性性，老羞成怒，還不曾紅絲暗繫，先弄得白刃相加。按這段話的面子聽起來，似乎純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蠻來，却是不然。書裏一路表過的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個俠烈機警人，但遇着濟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盤打算，一個水落石出，纔肯下手，與那西遊記上的

羅利女，水滸傳裏的顧大嫂的作事，却是大不相同。卽如這樁事，十三妹原因「俠義」兩個字上起見，一心要救安張兩家四口的性命，纔殺了僧俗若干人，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走，纔得遠禍講到路上，一邊是一個瘦弱書生，帶着黃金轎重，一邊是兩個鄉愚老者，伴着紅粉嬌娃，就免不了路上不揆着夕人，其勢必有人護送，講到護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責堪旁貸者再無一人，講到自己護送，無論家有老母，不能分身，遠離，便得分身，他兩家一南一北，兩路分程，不能兼顧，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一路，講到兩家合成一一路，又是一個孤男，一個幼女，非鴉非鳳，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天生就的一雙嘉耦，使他當面錯過，也是天地間一樁恨事，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良緣，不但張金鳳此身得所，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到招贅門，培一同跟了女兒前去，倒可圖過半生安飽，如此一轉移間，就打算個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自己也算「救人救澈，救火救滅」，不枉費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來，給安龍媒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詣也。又因她自己是個女孩兒，看看世間的女孩兒，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未免就把世間這些男子貶低一層，再兼這張金鳳的模樣，言談性情行徑，都與自己相同，更存了個惺惺惜惺惺的意見，所以爲他作個媒心裏只有張金鳳的願不願，張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一邊，直不會着意，料他也斷沒個不願不肯的理。誰想安公子雖是個少年後生，却生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了幾句聖經賢傳，斷不放鬆。這其間弄得個作媒的，在那一頭兒，把弓拉滿了，在這一頭兒，可把釘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裂眦，拔刀相向起來。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讀者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也莫怪道作者胡認硬話，話休絮煩。

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上來，嘍呀一聲，雙手握着脖子，望門外就跑。張老婆兒是嚇得渾身亂抖，不能出聲。張老兒了，一步搶到屋門，雙手叉門框說：「姑娘，這可使不得，有話好講。」嘴裏只管苦勸，却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這個當兒，張金鳳更比他父母着急，你道他爲何更加着急？原來當十三妹向他私下盤問的時候，他

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兩路合一家，一舉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更不過問。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重，他斷沒個不應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推辭，她聽着如坐針氈，正不知這事怎樣個收束，只是不好開口。如今見一直鬧到拿刀動杖起來，便安公子被逼無奈，應了。自己已經覺得無味，儼然他始終不應這句話。這十三妹雷厲風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鬧出一個大未完來，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請問這是一樁甚麼事，成一回甚麼書。莫若此時趁事在成敗未定之天，自己先留個地步，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婿的性命，二則全了這一相情願媒人的臉面，三則也占了我女孩兒家自己的身分，四則如此一行，只怕這事倒有個十拿九穩，也未可知。想罷，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拿刀的這隻右胳膊，雙手抱住，往下一墜，乘勢跪下，叫聲：「姐姐請息怒，聽妹子一言告稟。」因說道：「姐姐，這話不是我女兒家不顧羞恥，事到其間，不說是斷斷不能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纔要歸作一路，歸作一路，同行不便，纔有這番作合。姐姐的深心，除了妹子體貼的到，不但爹媽不得明白，大約安公子也不能明白。若論安公子，也不能明白。若論安公子，方纔這番話，所慮也不爲無理，只是我們做女孩兒的，被人這等當面拒絕，難消受些。在我替我算計，此時惟有早早退避，纔是個自全的道理。還有何話可說，所難的是姐姐方纔富而給我兩家作合的句話，不但爹媽應准的，連天地鬼神都聽見的我，張金鳳可只有這一條道兒可走，沒有三句話可商量。如今事情鬧到這麼田地，依我說把這一「婚姻」兩字，權且攔起，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我就遵着姐姐的話，跟着爹媽一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則分轍，住則異室，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到了淮安，他家太爺太太以爲可，妹子就遵着姐姐的話，作他安家的媳婦，以爲不可，靠着老爹爹的耕種耙鋤，我娘兒兩個的縫紉補綻，到那裏也吃了飯了，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只是我雖作張家女兒，却得借重他家這個安字兒，虛掛個銅牌字號。那時我便長齋繡佛，奉養爹媽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話。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

時，何必合他惹這閒氣？

張姑娘這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八面兒見光，包羅萬象，把個鐵錚錚的十三妹，倒在那裏爲起難來了，只得勉強說道：「咻，豈有此理，難道咱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將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問出他個可不可來再講。」再說安公子，若不願得這等一個絕代佳人，斷無此理，只因他一團純孝，此時心中有個父母，便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再加上十三妹心裏作事，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裏的蛔蟲，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周到呢？所以纔有這場決裂。如今聽張金鳳這句話，說了個雪亮，這是椿一舉三得的事，難道還有甚麼扭捏的去處。

那時安公子正在牕外進退兩難，聽得十三妹說：「到底問他個可不可。」便從張老胳膊窩下鑽進來，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動氣了，我方纔一時迂執，守經而不能達權，恰纔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心中豁然貫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聯成嘉耦，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父親如果准行，却是天從人願，儼然不准，我願受着一場教訓，挨一頓板子，也沒叫怨。到了萬萬無可挽回，張姑娘他說爲我守貞，我便爲她守義，情願一世不娶，哪這話？」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十三妹見安公子這個光景，知他這話不是被逼無奈，直是出於天良之誠，不覺變噴爲喜，方纔把他眼皮兒一鬆，刀尖兒朝下一轉，手裏顛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張金鳳道：「二人媒都謝了，還合我鬧的甚麼假惺惺呢？」說着把張姑娘攙起，送到東間暫避。

回身出來，便向張老夫，妻道喜。張老道：「我的姑娘，你可真太費心了！」張老婆兒道：「我的菩薩，沒把我嚇煞了，如今可好咧！」姑娘道：「告訴你老人家罷，這就叫作「不打不成相與」，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妹夫，你可莫怪我鹵莽，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大約不是我這等鹵莽，這事也不得成，至於你方纔拒婚的那段話，却也說得不錯，婚姻大事，自然要聽父母之命，纔是，但是父母也大不過天地，今夜正是月圓



當空，三星在戶，你看這星月的光兒，一直照進門來了，你二人都在客邊，想來彼此都沒個紅定，只是這大禮不可不行，就對着這月光，你二人在門裏對天一拜，完成大禮。」爲此便請張老攙護了安公子，張老婆兒攙護了張姑娘，拜過天地，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盞燈拿起來，彈了彈蠟花，放在桌子正中，說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個頭，妹夫說算拜告了父母，妹妹就算參見了公婆。」一拜畢，十三妹又向張老夫妻道：「你二位老人家請上坐，好受女兒女婿的禮。」二人道：「我們罷了，開了個半日，也該姑爺歇歇兒了。」十三妹道：「不然，這個禮可錯不得。」說着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同安公子站齊了，雙雙磕下頭去。張老道：「白頭到老的，這都是恩人的好處，我老兩口兒後半世，可就靠着姑爺了。」老婆兒道：「那還用說哩，他疼咱們閨女，有個不疼咱倆的。」一時大禮行罷，把個張老喜歡的無可不可說，「等我泡壺熱茶來，大家喝罷。」說着拿了茶壺，到廚房裏泡茶去了。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是頭一句，轉覺得滿週身身的不得勁兒，在那裏滿地亂轉。這個當兒，張姑娘還低着頭，站在當地不動，他母親道：「姑娘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張姑娘只合他母親努嘴兒，抬眼皮兒的使眼色，無奈這位老媽媽兒，總看不出來，急得這張姑娘無法兒，只好賣喚兒了。她便望空說道：「啊，我們到底該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罷。」

一句話把個安公子提醒，連說：「有理有理。」這纔忙忙的跑過來，同張姑娘雙雙跪下，向上給了十三妹磕頭。安公子這幾個頭，真是磕了個死心落地的，只見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磕了五個啊，還是磕了六個，十三妹也檢衽萬福，還過了禮，便一把把張金鳳拉到身邊坐下，他笑了笑道：「嘖嘖，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不想姐姐竟給你弄成了，這也不枉我這滴滴心血。」張姑娘聽了，感極而泣，不覺噙淚來。正說着，張老泡了茶來，大家喝罷，十三妹道：「這咱們可就要歸着行李了。」因對張老道：「你老人了，你們姑爺拿了燈，先到那窩子裏把他那幾個箱子打開，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一概」

是。所有金銀，不論多少，都給我拿出來。」二人聽了，也不知甚麼意思，祇得拿燈前去，進了那個櫃門；張姑爺你讓我拿着燈罷。」說着接過燈來，照了安公子，一步一步從台階兒下去。

二人進了地窖子門，果見有幾個箱子，絡在牀頭下，一個一個搬下來，打開裏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細看，只見每個箱子裏，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兩三包銀子，一一拿出來，堆在地下，回頭看了看床裏邊，放着個小包，襖提了提，覺得很重，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包，襖連家裏帶出來的百兩銀子，都在裏頭，也提在地下，重復拿着燈搬運出來，說明了原因。十三妹略略數了一數，通其也有個十把兩銀子。因先揀了一包碎的，約略不足百兩，摺在一邊，又把那小包，襖仍交還他母女，然後指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我圖個便利，你把這一千兩的銀子拿去，換給我一百兩金子。」安公子聽了，叫聲「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麼還是這等稱呼？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纔是。姐姐，這原是你的東西，怎說到換起來？」十三妹道：「你不換我不要了。」安公子連說「換換」，就拿了一包過來。十三妹接在手裏，向張金鳳道：「妹妹，咱們可不是空身兒投到他家去了。這一百金子，姐姐給你墊個箱底罷。」隨把包兒遞給張老婆兒手裏。那老婆兒道：「姑娘怎麼呢？罷呀！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夠呀，還給他這東西。」腹裏說着，手裏可接過去了。張老看了也一旁謝道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安公子再三的不肯道：「姐姐你難道不要使用？」十三妹道：「方纔留下那一包碎的，儘夠我同母親過冬了。即或不夠，左右那一項沒主兒的錢，我甚麼時候用，甚麼時候取，你別累贅，快些收去。大家好打點起身。」安公子聽了，無法只得收下。十三妹出了一回神，問着張老道：「我方纔在馬圈裏看見一輛席棚車兒，想來就是他娘兒兩個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來的呀。」張老道：「可不是我還有誰呢？」十三妹道：「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裏呢？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把他收拾妥當，回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行李銀兩給他裝在車上，把一應的東西裝好，鋪墊平了，叫他娘兒兩個好坐。再把那

個驢兒，解下邊套來，勻給你們姑爺騎。」說着便問安公子道：「會騎驢麼？」安公子道：「馬也會騎，何況於驢。難道我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驢子來的，只怕沒有鞍子。」張老道：「有我車上藏着個帶馬褥子的軟屜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尤巧極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們姑爺騎上，跟着一夥同行，等都弄妥當了，咱們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動身，我一直送你們過了縣東關，那裏自然有人接着護送下去。管保你們老少四口兒一路安然無事，這算沒關我的事了。你們爺兒三個就去收拾起來，我同我這妹妹再多說一刻的話兒。」大家聽了，自是個個歡喜。張老道：「等我去看牲口，把草口袋拿出來，先喂上牠，回來好走路。」安公子道：「我也去，我在這邊圍着作甚麼。」說着一同去了。這時候，張家母女二人，把行李金銀，一包捆妥當，張老喂上牲口，同安公子進來，又叫那老婆相幫着，三個搬運了幾次，纔得運完裝好，只見張老又慌慌的回來，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咱們走後，萬一天明進來一個人，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麼好哇？」十三妹笑道：「這個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橫豎不與我相干。」張老道：「這樣是很好，我可招護車去了，你們娘兒收拾收拾，也是時候兒了，上車罷！」

十三妹諸事已畢，便叫安公子去屋裏找分筆硯來用。安公子道：「此時要筆硯何用，我這裏現成。」說着從懷裏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來打開，只見裏面包着一塊圓式硯台，用檀木盒兒裝着。那塊石頭細膩精純，那硯台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鐫着銘跋字跡，端的是塊寶硯。安公子又在鞋掖裏取出筆墨來，研好了墨，連筆蘸將過去。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台，右手把筆蘸得飽了，跳上桌子，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着，他便在那正中房門的北牆上，筆墨淋漓，寫了二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着，一面眼睛隨着筆，一字一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貪嗔癡愛四重關，着箇黎重重都犯他，殺人污佛地，我救苦下雲端，割惡鋤奸，竟我時，合你雲中相見。」念完，樂的他嘔嘴搖頭，拍腿鼓掌的呵呵大笑，說道：「姐姐我只見你舞刀弄棒，殺人如麻，以爲奇特，再不

曉得你胸中還理着如此一段珠璣錦繡，這等書法，也寫得這鳳舞龍飛，真令人拜服，只是大家方纔問姐姐你的佳處，你只說在雲端裏住，如今這詞兒裏又是甚麼「雲中相見」，莫非你真個在雲端裏不成？」十三妹笑道：「我這都是夢話，你不用問他。」安公子接着搖頭：「不然不然，這裏邊定有個道理。」說畢還在那裏默默的細揣摩那「雲中相見」的這句話。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筆硯放下，便把那把寶刀依舊的插在腰間，又向牆上取下那張彈弓來跨上，然後揣上那包銀子，一口把燈吹滅，說道：「別延了走罷。」邁步出門朝外先走。張家母女合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着，開了門，讓大家出去。張姑娘在車裏問道：「姐姐不走還等甚麼？」十三妹道：「我還有點事兒，你們在外邊略等。」說着催了車輛牲口出門，自己從新把門關好，然後他纔就地托的一縱，縱上房去，從房外頭跳將下來，便在驢兒上解下包袱，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重新帶上彈弓，騎上驢兒，趁着那斜月殘星，謾送着一行人，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

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纔東方閃亮，就從那裏上了大道，一直的向往平縣的北門關廂，從城外一路繞向東門關廂而來，出了東關廂，十三妹見人烟漸漸稀少，向安公子道：「護送你們的那個人，我合他約在前而二十里外柳樹林裏相候。我先走一步，招呼他去，你們隨後趕來。」說着一磕牲口，如飛而去。安公子問張老隨後趕着牲口趕來，走了約莫有一個時辰，早已遠遠望着一帶柳樹林子，趕向前去，只見十三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牲口，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轉進樹林，十三妹早從裏邊迎了出來。安公子一見就先問道：「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裏，請來相見。」十三妹道：「已經在此等候多時，你不用忙，大家且在這樹底下坐下歇歇兒再說。」因對衆人說道：「你們大家自然就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去的人，是怎樣一個英雄，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你們此去，經過犴牛山，癡象嶺，雞渡野豬林，都是歹人出沒

的去處；要講到那個護送，就有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人，也不過沒事兒的時候，仗個膽子兒罷；果然有了事，依然無用；要得千萬妥當，還只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無奈我家有老母，不能遠離，如今我看我這妹子面上，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你姐夫。」說到這裏，安公子道：「姐姐，只是我那裏會打這彈弓，況且姐姐這張彈弓，我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十三妹道：「不用你使，你只把他一路背在身上，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大約也算得一個開路的先鋒，保鏢的壯士。」大家聽了，將信將疑，面面相視。十三妹道：「我這話大家乍聽，自然不能見信，你們試想，我豈有拿着你兩家若干條的性命當兒戲？你們今日走一站，明日就過忙牛山，那山上的頭領，個個武藝來得，手下還集着百十個嘍囉，這第一處就不好過。你們明日，倒要趁着後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忙牛山跟前，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要借盤纏，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張老太爺，你也不必搭話，只把車攔住，這算讓他一步。他一看就知道是個走路的家，便不動手了；這可就用着你姐夫了；你只管仗着膽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強盜，只有打算劫財的，斷沒無故殺人的；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只管上前合他搭話，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他們的本領，大凡有起客人經過，有無金銀，并那金銀的數目多少，都料估得出來。你就車上却帶着三五千金，只是要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勻出來奉送，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只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就把它來奉送。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不用你開口，他必先問我，那時他不敢收這彈弓，只怕還要備酒備飯，幫助盤纏，也不可。只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說我的話。合他們借兩個牲口，添上幫套，拉這輛車，再撥兩個老作人，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我日後見面，定自面謝。那時人也夠用了，牲口也夠使，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家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這樣，再有了這兩個，人便沿路護送；他們都是一氣，不怕有一萬個強盜，你們只管大搖大擺的走罷。可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一條出路；大家只管放心前去，不必猶豫。」說着，便從膀子上退下那張彈弓來，雙手遞給安公子。又

對着張金鳳等說道：「妹妹，妹夫。」當着他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這番相逢，并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事，慣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只有這張彈弓，是我的家傳至寶，我從幼兒用到今日，刻不可離。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千萬不可損壞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你老人家的公事之後，第一件是我妹妹的終身大事，第二件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務必專差一個妥當人送來還我，這就是你以德報德了，要緊要緊。」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

這時間張姑娘心細，聽了這話，便問十三妹道：「姐姐，你方纔苦苦的不肯說個實在姓名住處，將來給你送這彈弓來，便算人人知道有個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裏尋你，交代這件東西？」十三妹聽了，低頭想了想，說道：「有了。方纔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姓華的是至親嗎？將來等你家華奶公趕到任上，就把他送交褚一官轉交一位鄧九公。這鄧九公便是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那位老英雄，他還算我的師傅。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這樣一交代，斷不會錯。你我話盡在此。送君子，終須一別，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們就此作別。」大家熱刺刺的聽了「作別」二字，受恩深處，都不覺滴下淚來。那張金鳳更哭的哽咽難言，忍淚向十三妹說道：「姐姐，你我此一別，不知幾時再得見面。」十三妹道：「苦論我，你今生見得着我，我也不定見不着我，也不一定。但是萬事都有個定數，事由天定，豈在人為？」說着撒手說聲：「你們請罷。」走到樹跟前，解下那個驢兒，就待騎上要走，忽見安公子啊喲了一聲，雙手把兩腿一拍，直跳起來，說道：「了不得了，這事可不好了。」大家嚇了一跳，連十三妹也拉驢子問道：「這事為何？」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說道：「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細問，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趕回黑風崗，那庵能仁寺去再講。」十三妹道：「到底是怎麼了？不是落了烟袋了？」安公子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張老夫妻也幫着問他，他總指手畫腳的向大家說道：「方纔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廟裏牆上題那兩行北新水令的詞兒嗎？我因見那詞

兒的聲調雄壯，更兼書法飛舞，又推敲「雲中相見」的這句話，不覺出了神，正在那裏細看，不防姐姐就催着快走，我一時大意，就隨着大家出來，不想把那塊硯台，落在那廟裏，這便如何是好？」十三妹道：「我只道甚麼大不了事，原來就爲這塊硯台，能值幾何，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這塊硯台，非尋常硯台可比，這是祖父留下的一塊寶硯，祖父臨終交付父親，父親半世苦功，都在這硯台上，臨起身珍重重的費給我說：『你要好好用功，對了這硯台，就是同對了老人家一般，不可違背平日教訓。』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如今失落在這廟裏，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況且那硯台上的銘跋，鐫着老人家的名號，現在廟裏又弄了這個未完，萬一被人勘破，追究起來，我當如何走走，我們快快回去。」

大家聽了，也道：「這樁東西失落不得。」都沒作理會處。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說：「這樁東西，誠然不可失落，但是眼下我們這一羣人，斷斷沒個回去的理，這件事，你也交給我。我此番回家，得了空兒，本也要探聽探聽那廟裏合地方的動靜，如今我就立刻遶道，先到那廟裏，從廟後進去，把你這塊硯台取了，拿到我家，給你好的收着，斷不至於失損，等你將來專人給我送彈弓來，就把那彈弓，算個憑據，取這硯台，我這裏見了彈弓，交還硯台，那時兩件東西，各歸本主，豈不是一樁天好事麼？」安公子還在那裏猶豫，張金鳳聽了這句話，正好在心坎兒上，連忙說道：「姐姐說的有理，就是這等一言爲定，不可再改。」說着，倒催着十三妹快走，十三妹便一手帶過那頭驢子，踏蹬鞍，飛身上去，加上一鞭，回頭向大家說聲：「請了！」霎時間，電掣星馳，不見踪跡，這正是：

「神龍破壁騰空去，矢矯雲中沒處尋。」

至於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 第十一回

胡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淮安

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是這書的開頭。緊要關頭，那十三妹別後，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見了，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投奔南河大路而去。——這且不提，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能仁寺。

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向來有兩個游僧在內，栖身抄化，自從這個兇僧赤面虎佔了這地面，把兩個游僧趕出廟去，借着賣茶賣飯爲名，在此劫奪來往客人，——那倒運的被他害了，也不止一個。如今天地昭彰，惹着了這位殺人如戲的十三妹，殺了個寸草不留，自在逍遙的走了，臨走又把廟門從裏頭關了個鐵桶相似。這條道本是條背道，附近又等閑無人來拜佛燒香，就連本地的鄉保地保，也住的甚遠，因此廟裏只管鬧的那等馬仰人翻，外人竟一點消息也不得知道。自來「無巧不成話」，不想這住平縣的西北鄉，偏偏出了一案地保到縣裏，這縣官姓胡，原是個賣麵茶的出身，到了正月節，帶賣元宵，不知怎的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忽然的官星發動，就捐了一個知縣，選在在平地方，人都叫他胡太爺。這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稟報，問了問道：西鄉離縣衙有三二十多里，便傳了次日下鄉，那縣衙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勒索幾文。

到了次日，那些刑書、招房、伴作、捕快人等，一窩蜂的都跟了去，及至到了鄉下，只見不過是兩人口角，彼此揪扯，因傷致死的一椿尋常命案，照例相驗填了尸格回來，那地保規矩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纔敢回去。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來回都從廟前經過，恰巧走到離廟不遠，這位縣官因起早着了些涼，忽然犯了疝氣，要找個地方歇歇，弄口薑湯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預備地方，地保想了想，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尋熱水，便想到這能仁寺，上前說：「前面不遠，有所古廟，就請太老爺的駕到那裏，將就座落罷。」便飛跑的趕到廟前，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嚴了的，看了看左右兩個角門兒，也關得結實，只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一直叫了半日，也不聽得有個人答應。正在叫不開，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趕到前頭來的，大家



一頓亂推帶，把個門插管完弄折了；門纔得開，地保忙着推門，回了衆人前去，叫和尚出來接太老爺。但見空落院子裏，靜悄無人，只有馬棚裏拴着四個騾子，餓得在那裏打轉兒，當院裏兩條大狗，因搶着一個血淋淋的東西，在那裏打架，大家喝開了狗一看，原來是個和尚，嚇了一跳，地保說：『不好，這又出了案子嗎？』連着把這顆頭搶在手裏，奔了那三間正房來找和尚，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半老和尚，躺在地上，叫了一聲，不見答應，敢是死了。

這當兒，聽見馬道的聲音，縣官轎子早已到門，衆人急忙跑出去，把上項事，裏面縣官聽了，打轎進門，下轎一看，心裏納悶說：『這可罷了我了，這一個和尚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脖子上，那個腦袋可是那裏的呢？』旁邊一個捕快，頭跪倒回話說：『回太老爺的話，這得拿凶手。』縣官問道：『凶手是誰？』衆人只得說道：『廟裏搜一搜，就知道。』縣官說：『那麼着，借們就搜。』衆人答應一聲，便向着那馬棚搜去。搜到南間，見關着扇門，大家想着，廳戶瞧了瞧，早聽見草堆邊響着兩隻腳，說：『尋了尸身有了。』連忙蹣跚進門去，又是兩個尸身，尸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却都有腦袋，不算外，腦袋上還帶着條辮子，大家又來稟過。縣官說：『這事更糟了，怎麼和尚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這不是野岔兒嗎？』

當下亂了一陣，便出了馬圈門，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見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亂着查到東門，將轉過拐角牆一看，但見院子裏橫七豎八，躺着一地和和尚，也有腦袋的，也有沒腦袋的，也有個個被兒的，裏面還有沒臉的，却是個婦人，衆人發聲喊說：『了不得了！』把個縣官嚇得目瞪口呆，臉上青筋氣也嚇回去了，口中只說：『這是爲甚麼事？』那馬步快手，一個個亂着，腰間抽出鐵尺，便去把住正屋院門，要想拿人。內中又有幾個壯着胆子，闖將進去，屋外屋裏，甚至地窖子裏，搜了個遍，那有個凶手的影了一陣，大家只得請縣官進屋裏坐下。

再說這位縣官一進門，就看見正面牆上，寫着碗口來大的兩行字。看了看，倒有一大半字不認得，只道：「這書辦來念了一遍，他聽了聽，也猜不透，怎麼個意思。爲難了一會，說：『有了，好在暗門帶着伴作呢，』」相驗就明白了。」只見那書辦使了個眼色，暗暗的合他搖手。

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堂案的老吏，平日無論有甚麼疑難大事，到他手裏，沒有完不案裏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當下縣官見他如此，便迴避了衆人，問他道：「方纔我要叫作伴作相，這是怎麼個意思？」那書辦道：「這一案斷乎辦不來，太老爺你想，例上殺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偌大處分，如今倒關了十幾條人命出來，儼然辦出去，一時拿不着人，太老爺的前程，如何保得住？」吓你這麼個人，難道連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嗎？咱們只要多派幾個人兒，再重重的懸有個拿不住人的。」書辦搖着頭說道：「太老爺要拿這個人，只怕比海底撈針還難，據書辦的風聞，這向平日本就不是善男信女，至於這個殺人的，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也不是挾仇故殺，竟是一個奇才之輩，路見不平出來的。」縣官道：「這你又從那裏聽出來的？」書辦道：「太老爺只看他兩行字，就知道了兩句說：『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關黎重重都犯。』——這分明是這班和尚，平日劫人錢財，佔人婦女，害人性命，傷天害理，無所不爲；底下幾句道：『他殺人汚佛地，我仗劍下雲端，剷惡除奸。』——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來，如同從雲端裏下來的一般，把這起子和和尚屠了末了，一句道：『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這箇「你」字是誰，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爺大駕，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却不是畏罪而逃，你們要來找，我就在雲中等着見你們，看這光景，就讓太老爺懸千金之賞，靠我們衙門這班抽役，怎麼能殺到雲端裏拿人去？況且看這幾句的口氣，這人的胆量智謀，也就非同小可，就便見了他，又如何敢動呢？那個時候，怎麼結這個案，所以書辦以爲這個案辦不得。」縣官道：「照你這樣說起來，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瞎了你還有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不的時候，如娘他也是着急。張老又在旁邊攔着安公子，纔打發開丈母娘，換下那條搗乾了的褲子，送去。照一件着張老送了過去。張姑娘見他母親在那裏忙着洗褲子，只得自己把那衣裳鈕釦兒子，一個一個的釘好。了他母女，竟等把那洗的褲子收拾停妥，送了過去。娘兒兩個纔睡。

讀者，這樁事却不可看作張姑娘不識羞，張老婆兒不辭勞，要知女婿有半子之親，夫妻爲人倫之始，有了這樣天良，纔有這樣人情。不然一個根兒裏，想不到根兒裏不耐煩，你叫他從那一頭兒，差那一頭兒勞，這却與那等女兒嬌等慣，老兒臊得慣的大不相同。

張老一心記着十三妹囑咐的明日過牯牛山，倒要早走的這句話。那天纔交四更，便爬起来，喂牲口，裝車，并催着大家起來收拾動身，又囑咐安公子道：「姑爺，你可記着十三妹姑娘的話，到跟前千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最小增，還是昨日的安驥，我自從昨日受了那和尙的一番折磨，又經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不覺得別氣壯起來，況且死生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來的，今日不但性命無傷，而且姻緣成就，可見這事是天作，萬事仗皇天，怕他怎的？只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得來這樣的中用。」那張姑娘算激激完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話了，見安公子如此說，恐怕他一時猶豫，要待要合他說話，還是個沒過門的媳婦，說上未免下不來，只得帶起着回父母說道：「爹媽，我這姐姐斷不肯說假話賺人的，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有甚麼使不得，救了我們，他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不借給這張彈弓兒，有甚麼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此理可證，我們斷不可疑。」三人罷了齊說有理。

張老便算清了店錢，叫店家開了店門，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後半夜，月色正亮，一行人出了店門，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遠遠的早望見那座牯牛山，只見黑壓壓的樹木叢雜，煙霧瀾漫，氣氛十分凶惡。張老道：「姑爺留神快到了。」一句話未完，只聽得山腰裏的一聲鼙頭響箭，一直射在半空裏去。作者說：「這強盜這

支箭放着人不射，他爲何要射在半空裏？他只要使一支梅針箭，那人豈不應弦而倒，爲何倒要用飽頭箭，豈還是射鴿子呢？這是射帽子呢？讀者不然，大凡作強盜的，敢於攔路劫財了，斷不是三個五個，內中有瞭高的，把風的，動手時，強盜的，至少也有三三十個人，豈有大家擠擦在一塊兒的理？自然三個一羣，五個一夥，在那山拐樹影之中，瞭望的，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一聲响箭，便算個號令，大家纔不約而同的下山，既作強盜，大盜便與那偷雞盜狗的不同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放這枝響箭，就如同告訴那行人說：「我可來打劫了。」不然，爲甚麼叫作響馬呢？

安公子一行人正在之間，忽然聽得一聲响箭，箭響過處，早見一羣人簇擁着三個騎馬的，拍鞍上馬，半由裏跑將下來，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只見爲頭的那個大官，高聲說的却不是留下寶物，再走的兩句鼓兒詞，他那話只說個字，說「站住」，一張口，心裏有了鬼兒的，穩得一聲站住，便把背撞住，讓子往後歇裏一滾，抄着手，攏了車轎，站住不動，也不答話。這三個兒，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沒這情理。一則是曾經和曹郎等的性命相撲，合十三妹那等的電雷交作，覺得曾經滾滾海難爲水，二則也仗着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個牙符，料想無妨。三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只得把驢兒一磕，迎上前去。

三個騎馬的強人，正圍着路，見一個少年，身背彈弓，跑來，早各各把兵器掣在手裏，圍住面門，當下安公子走到跟前，在驢兒上一拱手，說道：「衆位好漢，請了我們正要趕路，列位攔路不放前行，却是爲何？」那三個強人只認他是個攔出馬的保鏢的，答道：「喲，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嗎？還要問却是爲何？所爲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盤纏卻有幾兩，只是我費了萬苦千辛，奔來要去救父母性命的，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出寶山，斷無撒手空回的理，我這裏有小小的一張彈弓，卻還值得幾文，這叫作「寶劍圖與烈士」，拿去算發個利市如何？」說着，就把彈弓遞下來，遞將過去，那爲頭的強人道：「靠你這

張彈弓，又值得幾何？也值文謝謝的這些話，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快把金銀獻出來，還有個佛眼相看。不然，太爺們就要動手了。」安公子道：「且請看看這彈弓，果然不直一文，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那爲頭的強人聽了，把手中的竹篾虎尾綱鞭，伸過來把彈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覺得分量沉重，重復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大叫說：「了不得，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說着，掖起鋼鞭，拿了彈弓，滾鞍下馬，右右兩個強人見了，不知是何原故，也下了馬，手下的帶過馬去。只聽爲頭的那強人向安公子問道：「尊客是從青雲峯十三妹姑娘裏來麼？」安公子一聽這「十三妹」三個字，是爛熟的了。「這青雲峯可是那裏呢？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峯來，不用管他，且答應他半句。」因說道：「我正是從十三妹那裏來。」強人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安公子道：「同他分手的時節，他送我此番載着金銀行走，定從牯牛山經過，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所喜列位都是些仗義疎財的豪客，與那尋常之輩不同，因此付我這張彈弓，作一個討關的憑據，他還說請列位看他這張彈弓分上，借我兩頭牲口，還請兩位壯士，一直護送我們到淮安地面；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定當面謝。」那強人聽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這個怎敢，這彈弓還請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如命。」說着，回頭向那兩個頭目道：「就是我們老弟兄倆，辛苦一擔能。」二人領命，急忙回山打點行李牲口去了。這裏衆人纔一言我一語，問安公子的姓名，安公子道：「學生姓安，單名一個「驥」字。」只見內中一個小頭目走過問道：「尊客方纔說到淮安，請問有位安老太爺，官諱叫作學海，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帶了這項金銀，就爲了父親的官事。」那小頭目道：「原來是安少爺，那安老太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小人們的家堂佛一般，真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台大人參了一本，誰人不說冤枉？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上的買賣後來洗手不幹，就在河工上充了一個夫頭，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這等有冤沒處訴，何況我們百姓，想子想還是當強盜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敢煩大哥把少爺請到寨裏，用些酒

飯，也見得我們的義氣。」安公子連連推謝說：「本該奉擾，只是現同着家眷不便。」那頭目還再三的儘禮，倒是爲頭的強人說：「這話使不得。漫講你恩官面上，只看十三妹姑娘，我們合山的人都該盡些人情，但是安公子是官門，你我是綠林，隔着一道門檻兒呢，如何請到寨裏去得人情的事小，誤慢了公子的事大，竟可不必。」大家都說：「有理。」那小頭目也只索性罷了。

說話間，上山去的兩個人，早已拉了兩頭騾子，連他們的隨身行李器械，都帶下來，隨手把那邊套拴好，套上牲口。那爲頭的便吩咐道：「你二位這迴可要寬兒戲，一來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規矩，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講不得辛苦，一路上逢山開路，過水登橋，甚至守店看車，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土不可露盛兒，趕緊的回山要緊。」那二人諾諾連聲，一一的領命。說完，他又向安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只是叫禮字兒管住了我們，連一杯水酒也未會備得，如今有這兩個大同去路上，不怕衝風被浪，萬無一失，保你安穩無事，直到淮安。日後儻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只說馬周三同着截江額李老，避水猿韓七，三個人，憑着這張彈弓，巴結了些些小半，不足掛齒。天也快亮了，我們不往前送，就此告別回山。」說着，上了馬，打聲唿哨，一羣人馬先回山去了。

這吳李老、韓七，早吆喝着車輛動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舊背上彈弓同行。他行人這路，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驢兒上，心中着實感念十三妹口中不言，心中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個小小女子，有許大的聲名，借大的神煞，只是我看那般人的仗着氣概，大約本領也不弱，爲何如此的敬重這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呢？」

李老、韓七兩個，路上真個小心謹慎，不肯勞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吳李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不是他倆人勾一個遠遠的先去看風，就是見了面，說兩句市語，彼此一笑過去，果然



不見個風吹草動。

不過一日，已近安地界，那江、潞、澤、水、榆、兩、個、擺、住、牲、口，向安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東關裏了，我們不好前進，見安公子，我們回去了。』公子聽說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又囑咐上覆他家主人，回手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每人五十兩，給他們作盤費，兩人那裏肯受，齊聲道：『這個斷不敢領。』則呢，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再我們頭領也有話在頭裏，只要公子日後見着十三妹姑娘，說我們兩個，這一封銀子不算藏私偷領，我們臉上就沾光了。』說着一個認證跨上騾子，那個把邊套擄繩搭在騾子上，騎上那頭划騾子，一直的向北去了。

安公子只得將銀子收好，因向張老道：『不想這強盜裏邊，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張老道：『姑爺，俗話兒說的一行行出狀元，一又說『好漢不怕出身低』，那一行沒有好人，那就是強盜裏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塔兩調，一路閑談，已達到東門關廟，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地方不同，又有河台大人，喧繁在此，那繁華熱鬧，也較不似一個小省分的省城，只見兩邊舖面排山也似，圍圍着，大小客店也連二併三。張老回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順家，容行李，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先張羅得洗臉梳頭，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會見新親家。安公子向張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裏去了。』張老說：『這是要緊的，這裏交給我。』』

安公子隨即出來，到了櫃房裏，只看見掌櫃的是個極善相的半老頭兒，正在櫃房坐着，面前桌上擺着一本賬，旁邊擺一面算盤，歸着賬目呢，見了安公子進來，起身道：『客人要甚麼？』安公子拱了拱手道：『借問一聲，有位安太老爺家，容的公館，在那條街上？』那掌櫃聽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問道：『客人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掘堤工冤枉被參的安太老爺的家眷麼？』安公子點頭道：『正是。』那老頭兒未曾說話，先咳了一

聲道：「你還要問他的甚麼公館。」這話說來，真真叫人怒髮冲冠，淚珠滿面，一句話把個安公子嚇得目瞪口呆。忙問：「却是爲何？」那老頭兒纔拍着板櫂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對你講。」這正是：

「不是雷轟隨電掣，也教魄散其魂飛。」

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安公子說出些甚麼話來，下回書交代。

## 第十二回

安太令骨肉殺天倫

佟儒人姑媳祝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頓了家眷行李，便去打聽安太太的公館。急切裏要想母子相見，不料一問店家兒，他說那話的神情，來得詫異，不覺先吃一大驚，忙問了端的。那老頭兒讓他坐下，纔慢慢的說道：「若講我們這位安太老爺，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麼惹着這位河台大人的怒，把他革職下在監裏，還追他的銀子，這也罷了。說到這位官太太，既是安太老爺遺了事，憑他怎麼樣，我們這位山陽縣，也該看同寅的分上，張羅張羅他，誰家保得過常常無事，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哪誰想他全不理會。如今那位官太太，弄得自家找了個飯店住着，客人你想可傷不可傷？你還問他的公館在那條街呢？」安公子聽他絮絮叨叨，鬧了半天，纔說完了，敢則是這等樣一套話，纔得把心放下。心裏說：「這個人是怎麼個說話法子？只是他天生的這樣的滯礙人，也就無法。況且聽他的話，到是一片良心，不好怪他。」只得耐着煩，又問他道：「這飯店在那裏？」那店家道：「就在東邊兒，隔一家門面，聚合店就是。」安公子聽了，辭了店家，出了這店門，走了不上一箭多路，有個聚合店，問了問說：「安官府的家眷在儘後一層住着。」安公子也不等通報，一直往後走了去。

安老爺當日出京，家人本就無多，自從遭了這事，中用些的長隨先散了，便有那班一時無處可走，且圖現

或茶飯的，因養不開多人，也都打發了。梁材是打發進京去了。安老爺只有載動同他女婿隨緣兒，還有小程祖，坐在那裏照料伺候。店中單剩下一個晉升，帶了兩個粗笨雜使，小子支應。偏值晉升又出去買東西去了，雖有兩個打雜的在那裏，他又不認得公子，因此公子進了店，並不會遇見自家一個人。一直進後院，見戴勤媳婦，青着臉在牆根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她，忙忙的走進房門。只見窄巴巴的三間小屋，子撒起裏間簾子進去，一瞧，就看見太太坐在挨牆戶，在那裏成裏帽頭呢。那安太太正在低頭作針線，一抬頭，看見個行裝打扮的人進來，正不知是誰。一時間斷想不到是公子，公子早已請下安去。太太定睛看，纔看出他公子來。及至看出來，倒嚇了一跳，不覺口中嘜嘰一聲，說：「我的孩子，你從那裏來？你可作甚麼來？」說着，慌得不顧的穿鞋，光着襪兒，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淚，留下直流，公子也覺心中十分傷慘，哽咽難言。

這個當兒，女人丫頭進了太太說話，都進來了一看，纔知是大爺來了。這個忙着給太太拿鞋，那個又去給大爺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裏還連連的問：「誰跟了你來的？」公子生怕母親猛然聽見路上的情形，一定是異常的悲傷驚恐，只得說華忠合趕着兒跟我出來的。太太聽得，就叫華忠，公子只推他那邊店裏看行李呢。因請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說來的原由。公子纔慢慢的回道：「母親且莫着忙，兒子先請示我父親這一向身子可安。應交的官項都有了不曾？」太太聽了，先嘆了口氣道：「咳，都是咱門家的不幸。只說是出來作外官，誰想外官是這麼個味兒。幸而你父親的身子很好，這也是自己素來的學問涵養，看得穿，把得定。說這幾大臉面倒好了，也不是他們叫我寬心呀。只是這官項，這裏纔有了幾百兩銀子，給烏大爺帶了信去。這些日子了，也沒個回信兒，真叫人不着急呢。」公子道：「母親不必着急了，如今這項銀子，兒子已經如數帶來了，只怕還有餘。況且我父親身子也很好，母親也見着兒子了，道正該喜歡纔是。」安公子這話，原是先要把母親安慰住了，然後好說上的話。那安太太聽了，果然又是暢快，又是納罕，說：「本可是的，只是小子，你一時那裏去張羅

得這些銀子？」說着，又問起梁材說：「他難道這樣快就到了家了麼？」公子道：「並不會見着梁材，兒子這邊出來，說也話長。若不虧上天的慈悲，父母的慈悲，兒子的險些兒不得與父母相見，作了不孝之人。」說到這裏，自己掌不住先哭了。太太見這光景，急得滿面淚痕，忙又一把拉住他道：「這是怎麼說，你快說給我聽。」公子勉強陪笑道：「母親不要着急，兒子此刻是好好的見着母親了，還有甚麼急的，只是這段情節，不可不細細回稟父母知道。」安太太順手就把他拉在火炕一個杌檯上坐下，說：「你坐了說。」

這安公子斜簽着坐下，纔從頭把他在家的聽見父親被事的信，一懸念不及下場，怎的趕緊措辦銀兩帶了他孃孃、爹爹、忠並劉住兒出來，到了長新店，怎的劉住兒要回去，叫趕露兒、露趕兒至今不會趕到了。在平華忠怎的一病幾死，不能行路，只得打算找那褚一官來，送我到淮安。太太直着眼，皺着眉，聽一句難過一句，聽到這裏，說：「噯，這姓褚的又是個甚麼人兒啊？」公子道：「這忙說明原故。」太太又着急道：「難道就這等一個生人就送了你了嗎？」公子道：「要得他送來，倒又沒有事了。」太太問道：「怎麼難道還有甚麼當兒麼？」公子又把到了店裏，怎的打發黑夫去找褚一官，那個當兒怎的來了個異樣女子，並將那女子的相貌言談，舉止裝束，以至怎的威風出衆，神力異常，落後怎的借搬那塊石頭進房坐下，便不肯走，怎的他見面便知我席上的底細，怎的開口便問我南來的原由，及至問明原由，他怎的變色含悲，起身就走，臨走又怎的千叮萬囑，務必等合他見面，然後動身，怎的許護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團圓，人財無恙。太太道：「這個女孩兒，怎的這等的神通？」就算他有本事罷，一個女孩兒家，可怎麼合你同行同住呢？莫非不是個正道人罷？只是他怎麼又有那樣的的大力量呢？這可悶煞人了。」公子道：「彼時兒子也是如此想，誰知大不然，她不但不是個正道人，竟是一副兒女情腸，英雄本領，更兼一團的聖賢學問。若不虧此人，孩兒今日也見不着母親了。」太太聽他如此說，忙問道：「他走了，可回來了沒有？」公子道：「請母親往下聽，這可就怨兒子自己糊塗了。正是她走後，去找褚一官。」

的兩個驛夫回來了。『太太道：『是啊，這裏頭還夾雜的個甚麼？一官兒呢？他來了也就好了，到底有個作伴

兒的呀！』公子說：『他並不會來，據那驛夫說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離唐不遠，就請我到他那裏去住。那時兒

子一想，這女子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他來的古怪，去的古怪，以至說話行事無不古怪，心裏有些信他不及

又加着驛夫店家兩下裏攛掇，都說這人來的邪道，躲了他爲是。兒子一時慌不擇路，就打算同了兩個驛夫，奔

到褚一官家去。那知兩個驛夫不是好意，他並不會到褚一官家去，要我把賺到黑風崗，推落山澗，拐了銀子

逃走。』太太聽了，急得搓手道：『這是甚麼話呀！』公子道：『母親放心，不妨總是天恩祖德，五行有救。』說着

又把那到了黑風崗驛夫怎生落下牲口，牲口怎麼驚得飛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廟，纔得站住的話，說了一遍。太

太聽到這裏，不禁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說：『走到佛地上，這可好了。』公子道：『母親那知這纔闖進鬼門

關去了！』當下又把那自進廟門直到破和尚綁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種種苦惱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那安太太不聽，猶可聽了這話，登時急得滿臉發青，嚇得渾身亂抖，痛得兩淚交流，嘔了一聲，抱住公子，

只叫：『我的孩子，你可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你可坑死我了！』說罷，放聲大哭。公子想起自己那番苦楚，痛

定思痛，也不覺失聲痛哭，白邊僕婦丫鬟，看見無不落淚，個個上前相勸。公子怕痛壞了老人家，只得忍淚勸道：

『母親請免傷心，兒子現在是好端端的，兒父母來了，母親請想，假如那時候竟無救星，此時又當如何！』太太

說：『這是甚麼話，講要那樣可憐！我們怎麼活着呀！』說着，緊緊的拉住公子的手，不放鬆口，裏還說道：『咳，這

都是氣運召的，無端的弄出這樣大事來。小子在你吃這一場苦，送這銀子來，可算你父親沒白養你，只是你叫

我們作老家兒的心裏，怎麼受啊！』說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來。旁邊丫鬟忙看倒茶來，吃了一口，又遞過手紙，

去抹鼻涕。隨緣兒媳婦，便忙着去濕手巾，預備擦臉。梁材家的，纔要裝烟，太太說：『我顧不得吃烟了。』因拉着

公子問道：『你說說到底，又遇見個甚麼救星兒呢？』公子說：『這往後都是活路了，母親可不必再着急傷心。

了，不然，兒子心裏一亂，益發說不上來了。」因說道：「那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憑空裏拍拍的兩個彈子，把面前的兩個和尚打倒，緊接着就從半空飛下一個人來，接了綁繩，救了孩兒的性命。」太太問道：「這又是誰呀？我的天爺！」公子說：「母親道是誰就是那日在店中相會的那個女子。」安太太此時也不及再說閒話，止有聽一句，嘴裏吭一句，又誦兩聲佛號而已。公子隨急又把那女子怎的掃除了衆僧，驗明了罪狀，搜着了書信，這些情節，一直說到贈金送別，借弓的話，講了一遍。——就中只是張金鳳這節，當時且說不出口。

太太見公子說到這裏，胸中臉下，略爲舒暢，纔得騰出心來，想想，想了想，便說道：「據你這樣說，那個姓褚的，自然是沒見着，到底是誰跟了你來的？」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回道：「母親，你到了這裏，其中還有一段隱情，兒子不敢不稟知母親，不敢就稟明父親。這樁事，兒子出於萬分不得已，此時實在作難，實在害怕。」太太說：「甚麼事啊？你好歹的不要爲難，我的孩子，你可攔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麼不得注意的事，不敢告訴你父親，有我呢，我給你宛轉着說。」公子纔把張金鳳的一段始末因由，合那妹人怎麼硬作，自己怎樣苦辭，張家姑娘怎樣俯就，所以然的原故，從頭至尾，抹角轉灣，本源源，滔滔汨汨的，訴母親一遍，並說：「此來就虧這張老夫，妻同了張金鳳送來的，請不母親，這事該當怎樣纔好，兒子不得注意。」說罷，跪了下去。太太一面拉他起來，一面心裏沉吟暗說：「這樁事倒不好，若聽那個女孩子的那番仗義，這個女孩兒的這番識禮，叫人可感可疼；至於親家的怯不快，合那貧富高低，倒不關緊要，但是我原想給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婦，如今聽起來，這張姑娘的女孩兒，身分性情，自然無可說了我，只愁他到底是個鄉間的孩子，萬一長的醜已怪似的，可怎麼配我這個好孩子呢？」一想到這裏，不禁便問了問：「那姑娘」的歲數兒，身量兒，然後纔問到模樣兒。安公子聽這一問，紅了臉，半日答不出來。其實安公子，不是會說官話的人，或者說相貌也還端正，或者說舉止也大方，都沒甚麼使不得，無奈他此時又盼事成，又怕事不成，把害怕爲難，暢快歡喜一股腦子攪成一團，一時抓不着話。

頭又挨磨了一會子，纔訕不搭說了三個字，說道：『長的好。』安太太聽了這話，笑逐顏開，說：『等我瞧瞧去。』說着，也不等人攙起，站起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攔道：『母親那裏去？自然我過去告訴明白了，叫他來叩見母親，豈有母親倒去見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家孩子委屈了一道兒，就是他父母照應你一場，我也得給人道謝去。』公子又笑道：『講行客拜坐客，也是他二位來，難道母親就這樣跑到街上不成？』太太道：『纔纔想過來，說：『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吃你們嚇糊塗呀。』說着便叫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去請張太太合姑娘，又派晉升再同上一個粗使的小子，請那位張老爺，就連行李一併拿過來。讀者，牢記話頭，從此張老頭兒，張老婆兒，可就老爺太太了。』

安太太趁這個當兒，便收了活計，吩咐備飯，騰挪屋子。一時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也換了件乾淨衣裳，知會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爺過去。誰想剛出了院門，大爺要出恭，又抓住晉升，細問老爺近日的起居臉面。那兩個僕婦，姑記着去，看新太奶奶，帶上那個小子，慢慢的便先過去。將進得那邊店門，早看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裏喂鴨。那小子上前問了一句，說：『張太太住在那屋裏？』那老頭兒一不知問的是誰，小子又說明原故，他纔帶了大家到店房門外，叫了聲：『媽媽兒，安家，有客看你娘兒們來了。』說完，他依然去喂鴨去了，那小子再不曉得這位就是親家老爺。

晉升家的進了那間店房，只見他母女二人，都在一處，纔待說話。張太太就問說：『你倆那個是安太太呀？』隨緣兒媳婦，到底是個小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晉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們是家下人當奴才的，我們太太打發過來請太太合姑娘那邊坐。』說着便跪下去請安，把個張太太慌的兩隻手拜個不迭。二人轉過身來，又拜張姑娘請安。張姑娘知是婆婆的人，便不還禮，却也不十分羞澀，口中無言，雙手拉起來。

說話間，安公子也過來了，便把方纔的話，明白告訴張老。張老自是歡喜，因說道：『既這樣，姑爺你先同了

他娘兒兩個過去，我這裏看行李，別的不打緊，這銀子可是你拿性命換來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上了，咱們保重些好。」公子連說：「有理。」晉升早僱了兩乘小官轎來，僕婦們便請張太太、張姑娘上轎，大家跟着，抬到聚合店裏來，安太太正在盼望，晉升進來，回張太太同張姑娘過來了。安太太連忙攙人迎將出去。張太太早進院門，只見她穿着一件簇簇新的紅青布裕領，左手攥着煙袋荷包，右手攥着一團藍綢絹子。晉升家的看着生怕又弄錯了，上前說道：「這是我們太太。」安太太趕着過去，雙手拉手，張太太兩隻手都佔着呢，只得把攥絹子的那隻手伸了兩個指頭，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哆嗦着，口裏說：「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這樣稱呼，看你比我歲數兒大，該叫我妹妹纔是呢。」張太太道：「我小呢，屬小輩兒的，到年五十二了。」安太太口裏雖合張太太說話，那一副眼光，早注到張姑娘跟前，只見他眉宇開展，氣度幽嫻，顯鬢桃花，唇含櫻瓣，一雙尖生生的手兒，一對小叮叮的腳兒，雖然是個家常裝束，却是滿臉春色，週身大體，隨緣兒媳婦半扶半攙的拉着，隨在他母親身後，見了安太太，垂下手來，安安詳詳的道了兩個萬福。安太太連忙拉住她，問了問，一路風霜光景，聽他說話，雖帶點外口音兒，却不誇不怯。安太太心裏就有幾分願意，這纔回頭讓張太太走，一看張太太早已擡着屁股上了台階兒，進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讓張姑娘，她此時見太太這等的溫和慈厚，心裏算早把這個婆認定了，那裏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說：「咱們娘兒們一塊兒走。」比及到門，他到底讓太太先進去，纔罷。

一時安太太合張姑娘分賓主坐下，丫鬟倒上茶來。安太太便讓張姑娘上炕去坐，只聽他低聲款語，答道：「這斷不敢，我張金鳳此番隨爹媽護送了公子到此，原說給太太作些針線，或者作個指使，纔不是閑茶閑飯養閑人。日後名分所關，如何敢坐？」一席話把個安太太疼的，不由得趕着他叫了聲：「我的兒。」並說：「你千萬不要如此，你在廟裏台咱們兩家，那位恩人——媒人說的話，我都盡情的知道了，你聽我告訴你，不但人家那番恩義不可辜負，就是平白的見了你這樣一個人，這門親，我也願意作，你放心罷。」張姑娘聽了這話，心裏



先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說着，又叫：「玉格呢？」公子答應了一聲：「進來。」安太太道：「我細想這等事，你媳婦方纔的話，是因你那日在廟裏辭婚，她得站住女孩兒的身分。你辭婚是因不曾稟過我同你父親，不取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雖不曾回你父親見了我，我就可以作大半主意。甚麼原故呢？第二聽着路上的情形，他這心地兒，性格兒是無可講了，就據這模樣兒，只怕打着金龜兒，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媳婦兒來。至於那貧富高低的話，不是咱們書香人家講的。我就見有多少人家因較量貧富高低，又是甚麼嫡庶，誤了大事。這話不用合你商量，我看你的神情兒，也沒甚麼不願意，我估量着你父親也必願意。這又怎麼見得呢？你還記得臨出京的時候，你父親說過：『只要得個相貌端莊，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女子，那怕南山裏，北邨裏的都使得。』看起今日這個局面來，這豈不是姻緣前定麼？咱們今日就一言爲定，不必再商。」張姑娘聽到這裏，心裏早兩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回過頭來，使向張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張太太道：「我們是個鄉下人兒，攀高咧，沒的怪臊的，可說個擠兒呢！俺這閨女，可是個頭兒的不弱，親家太太，你老往後瞧着罷，聽說着的呢！」安太太帶笑答應着，又問公子道：「你們路上匆匆的，自然也不會放個定，人家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補着下個定禮罷，說着把自己頭上帶的一隻蠶絲點翠嵌寶腳珠的雁釵摘下來，給張姑娘插在髮兒上，說：『第一件事，是勸你女塔讀書，上進，早早的雁塔題名。』回手又把腕上的一副金鐲子褪下來，給她帶上，圍口大小恰好合式，說：『和合雙全的罷。』張姑娘此時心裏可是三塊石頭落了地了，帶好釵釧，纔要下拜，安太太攔道：『這些東西倒不要拜，今日是個好日子，你就先認了婆家，咱們娘兒們，好天天兒一處過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麼呢？至於你們磕頭，成大禮，那可得等你公公出來擇吉再辦，這大節目是錯不得的。』」

當下早有僕婦丫環，鋪下紅氈子，仍是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扶着那張姑娘，便在紅氈上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完了禮，說：「你們攬起大奶奶來，吉祥話兒，留着盡雙頭的時候，再多說几句罷。」

姑娘磕頭起來，便裝了一袋烟，給婆婆遞過去，把個張太太一勞樂的張開嘴閉不上，說道：「親家太太，我看你們這裏，都是這大盤頭，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這打扮，可不隨溜兒，咱門也給他放了腳罷。」安太太連忙擺手說：「不用，我們雖說是漢軍旗人那駐防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本家親戚裏頭，也有好幾個裏頭的呢。」原來張姑娘，見婆婆這等裝束，正恐自己也須改裝，這一改，兩隻腳墮墮墮的倒走不上來，今聽如此說，自是放心。安公子却又是一個見識，以為上古原不纏足，自中古以後，也就相沿既久，一時改了，轉不及本來面目好，看聽母親如此說，更是歡喜。在外間屋裏，端了一碗熱茶喝着，鹹才兒不住的傻笑。晉升家的，梁材家的一班兒，陳些的人，便來囑他道：「真好俊一位少奶奶，大爺還記得小時候兒，見個小媳婦子先臉紅，這時候怎麼不羞了。」公子笑着道：「你們不用囑我了，正經倒碗熱茶喝罷。」晉升家的道：「我的少爺，你手裏端的，那不叫熱茶嗎？可不是樂塗糊了。」說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將起來。

正熱鬧着，外邊家人，將銀子行李，一起一起的搬來，交代明白。那車輛並牲口，就交給店裏照看喂養。晉升已在前層收拾了兩間潔淨店房，預備張親家老爺住。一時行李發完，張親家老爺過來，安太太忙叫請了進來，只見他穿一件搭襪口的灰色粗布襖，套一件新石青細布馬褂，繫一條月白標布搭包，本是氈帽來的，借了店裏掌櫃的一頂高提梁兒，私帽兒。見了安太太，作了一個揖，安太太不會行漢禮，只得手摸頭把兒，以旗禮答之。進房坐下，茶罷，安太太便道：「一路照料的致謝，又把方纔的話，告訴一遍。那親家老爺，到也本本分分的，說了幾句謙虛話，又囑咐了女兒一番，雖說是個鄉下風味兒，比那位親家太太，就怯的有個樣兒，多了。坐了一會，便告辭外邊坐去。」安太太又說：「你們親家兩個，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說罷。」那老兒答應着，站去了。安公子這纔敢去見父親，並討了母親的主意，安太太也把怎的說法，一一的教導他明白。這裏便催着給親家太太擺飯。

安老爺自從住在這土地祠裏，轉瞬將近一月，那銀限期日緊，手下湊了不足千金，寄烏學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見回音。梁材進京往返總須兩月，且不知究竟辦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一場詩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許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子是出場就動身了，啊，還是不曾上路呢？更加此地，雖有幾個朋友可談，在這縣衙裏，又不得常見，只有程相公陪着談談，偏又是說不大通的。兩夕恩晨，十分悶倦。這日飯後，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裏破悶，只聽牆外人聲說話，像有客來的光景，正待要問隨緣兒，慌張張的跑將進來，說道：「大爺來了！」老爺也不免唬了一跳，說着，公子早已進門，請下安去，起來趕了兩步，跪在老爺膝前，扶了腿，失聲要哭。安老爺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異地相逢，也不免落淚，只是數父慈母所處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一面點頭拉起公子來，說道：「你可出來作甚麼？」因大概問了問，叫人跟隨，一路行色光景，隨即問道：「你難道沒下場嗎？」第一句公子就不好回答，只得斂神拭淚，答道：「正在場前聽見父親這個信息，方寸已亂，自問下場也作不出好文章來，便僥倖中了，父親現在這個地方，兒子還有何心顧及功名末節，所以忙得不及下場，趕來見父親。老爺嘆息一聲說：『却也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嗎？不過來也無濟於事，我已經打發梁材進京去了。算這日期，你自然在他到的以前就動身的，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趕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一來爲止住你來，二來也爲將家裏現有的產業折變幾兩銀子，靠着交這賄項，你這事雖不在行，到底還算個作彙旗兒。如今你又出來了，這怎麼樣呢？』說着，皺了眉，宛轉思索。公子見這光景，回道：『這事已經遵父親的主意，辦妥當來了。』老爺道：『你方纔說不會見着梁材，自然不會見着我的諭帖，從那裏遷起？』公子道：『兒子想除此也別無辦法，所以大胆就作主這樣辦了。』老爺道：『這倒難爲你了，只是了我計算，多也不過二千餘金，終究還不足數。假如並此而無，且慢慢的湊罷了。』公子道：『據現有的數目，大約也敷衍着夠了。』老爺說：『這又是不知物力艱難的孩子話了，如今我這裏纔有不足

千金，搭上這項不過三千金，我雖致信烏克齋，他在差次，還不知有無，便有，充其量也不過千金，連上下平色，還幾千餘金呢！你看着世上的銀子，就這等容易。」公子回道：「兒子此番帶來，約有七千金，上下光景，便不候烏克齋的信，想也足用了。」老爺聽了這話，把臉一沉，問道：「阿哥你在那裏弄得許多銀子，我平生於銀錢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財之誼，也須誼可通財的，纔可作將伯之呼，你若借了這事，向親友各家，不問交誼，一經的沿門托鉢，搖尾乞憐起來，這大不是我的意思了。」公子此時，心下一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況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錯了事，豈容有一字欺隱，莫如直捷痛快的盡情一吐，便是有干嚴怒，也合受一罵教訓，使問道：「並不會求着親友，只是這樁事，說來面緒也亂，情節也多，先得求父親不要吃驚着急生氣，容兒子慢慢細稟。」說着便跪了下去，安老爺平日雖是方正嚴厲，見這等嬌生慣養一個兒子，爲了自己，遠路跋涉而來，已是老大的心疼，祇是有一見於愛之能勿勞乎。含那一言不遂不成器，的這等句話，不肯驕縱了他此番爲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爲錯，况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還責備他，今又見他如此的衆動滿面，慚愧更加不忍，且料其中必另有一段原故，却也斷想不到公子竟遭了這等一場大顛險。

當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只管起來，明明白白的說。」公子方纔站起身來，從家中得信起身，一直到今日到店止，照方纔回太太的話，應節省的節省，應加詳的加詳，並合張金鳳聯婚一段一字不落，也都確實的稟了他父親，書中交代清楚，嚴父慈母，其性則一，其情不同，况且這位安老爺又是才學識三者兼備的大當公子說的時節，便不肯用話打他的岔，默默凝神靜氣聽去，但見他聽着，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低頭，那心裏大約是驚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話聽完了，幾透過口氣來，不甲得一陣酸心，兩行熱淚，公子嗚咽惶恐，個不住，安老爺定了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纔向公子道：「這樁事我都聽明白了，你想我聽着，怎能夠不驚，到了此時，却急也無益，更無氣可生，只是苦了你了，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聽我告訴你，你此番爲我出

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爲錯，况又受了這場撒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不成？然而這事，却是都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這條路帶着若千的銀子，便華忠跟着，且難保無事，何况你孤身一人，以致險遭不測，你想儻然不測，不但你成罪人，連我也是個罪人了。比起你給我送銀子來，就輕孰重？及至你在店裏，遇見那個甚麼十三妹女子，却純是你不學無識了。方纔聽你說起那情景來，他句句話與你針鋒相對，分明是豪客劍俠一流人物，豈爲「財」「色」兩字而來？你千不合，萬不合，不合那一走。這就是難作「吉凶悔吝，生乎動」了。哇！再講到那羅夫和尚，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也難怪你見不及此，只是果然不在此禍，又從何而來呢？至於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銀，允那張金鳳的姻事，——這兩樁事，你自己以爲大錯，我倒原諒你。何也？聖人說：「觀過知仁。」原不盡在「一黨」字上講。當那進退維谷的時候，便是個練達老成人，也只得如此。况於你，又何况你心裏還多着爲我的一層，倒是我作老家兒的不曾蔭庇到你，轉叫你爲我先受了累了。這是我心裏難過的去處。如今這項金銀，也還算得從義路而來。此時也無法不受，况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她的，成全了這女子一番義舉，合你一片孝心，我們再圖後報。那張姑娘方纔聽你說來，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緣，你可不准嫌他父母鄉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見。如今竟是以前言爲定，却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給你們作合。想來你娘是沒甚麼不肯的。」公子聽一句，應一句，緊記了母親的話，說且慢說方纔放定的一層。今聽安老爺如此一問，乘勢回道：「看母親的光景，也以爲必當作合，但不得父親的話，只不好就定，還叫兒子請示。」老爺說：「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兒，就完回去，把這話說給你娘聽，並致意你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我也無可爲難着的了。」安公子聽完這話，一切得了主意，心裏一想，暗道：「我安驥修了幾生有多大造化，得這樣恩勤覆育的二位老人家。」想到這裏，轉不禁痛哭思痛，感深而泣。安老爺道：「這又哭甚麼？不必哭了，再哭就叫不着要了。」公子這纔收了淚痕，擦出笑臉，詳問父親的起居眠食。老爺說：「你此時且不必絮叨，把方纔的話回去說了，就換了衣裳來，跟我吃了。」

飯，今日就在此住，我還有話說呢，你丈人那裏，我請程相公替我陪去。」

公子領命退出，本是僱了乘小轎來的，就坐了那小轎飛奔回店，見了安太太不及細說，笑嘻嘻的道：「我父親沒生氣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曉得了，我只管那等叫你去，到底不放心，打發人跟了聽去，回來回了，我都知道。這好極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飯去罷。」公子又把父親還叫回去，并請程相公陪着的話回明，忙忙的換衣回去，他父子纔得說一番無限離情，敘一番天倫樂事。

那張老有程相公在那裏陪着一個講的是抄謄繕寫，一個講的是種耕把鋤，說了一晚，也不會說到一處。那張太太是提着精神，招護了一雙女兒，女婿到了這裏，成了乏了，晚飯又多飲了一盃，更加那裏的人兒，不會熬夜，纔點了燈，就有些上眼皮兒找下眼皮兒，打了兩個呵欠，說道：「要不咱睡罷。」張姑娘正要合婆婆多親熱一刻，說：「我還不困呢，媽先睡去罷。」那婆兒更無謙讓，過西間去，脫了衣裳，躺下就睡了。這裏安太太叫張姑娘上了炕，纔細細的問他家鄉路上一切閒話，說到路上，那張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長，十三妹姐姐短，安太太這纔知道，那位救命的小姑娘，叫作十三妹，帶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舉止，並定親以前，怎樣先私下問他，多的話都傾心吐膽的告訴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說道：「這位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薩轉世罷，只是你們愛了她的好處，還當面給她道了個謝，或可那裏謝他一聲去嗎？我方纔心裏許了個愿，等十五日在天地前，上個滿堂供，焚個滿斗香，一來答謝上天報咱們父子婆媳完婚的天恩，二來祝贊着那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壽，將來得個好婆婆，好女婿，我還打張另設張桌兒，望空遙拜他一拜，心裏纔過的去呢。」張姑娘道：「這個只怕使不得，他合媳婦結了姐妹，在婆婆看着，也是孩子一樣，這一拜他斷當不起，媳婦到有個兒識媳婦本也有個愿心許下，給他供個長生祿位，早晚禮拜，願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處，婆婆想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說：「很好。」又說：「是這樣，咱們娘兒們都是十五那天還愿。」婆媳二人又談了許久，聽了聽那天已交四更，纔管

歸。讀者看這回書，不覺得像是把上幾回的事，又寫了一番，有些煩絮拖沓麼？却是不然，在我作者，雖不過是照事實描寫，却別有一段苦心孤詣。這野史稗官雖不可與正史同日而語，其中伏應虛實的結構，也不可少。不然，都照宋子京修史一般，大書一句了事，雖正史也成了笑柄了。非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並不是我消磨工夫，浪費筆墨，也因這第十二回，是個小團圓，兒女英雄傳的第一番結束。正是：

好向源頭通曲水，再從天外看奇峯。

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挂冠尋孤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裏，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母，大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裏益發佩服，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換了家常衣服，赴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個沒找着飯主，滿處裏打游飛的，聽見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口就要開復原官，都趕了來，借着道喜，要想喝這碗窩鍋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個個善言辭去，內中只有葉通，原是由京帶出來的，雖是個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默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趕着兒也趕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嚇的他長跪不起，只得把劉住兒到家，一時痛親昏瞶，忘說，後纔想起隨即趕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由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來飯，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菜，並下馬麵。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己却不肯濫飲，每飯總以三五斤爲度，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個坐

兒，坐在橫頭。

一時吃飯漱盥已畢，安老爺便命他賜坐侍談。纔開了園亭，家裏一切情狀，因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就業業，不敢有一步踰閑取敗，就這一「迂拙」兩個字，是我的短處。不想纔入宦海，緣因這兩個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昊慈而已。至於你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更自可憐。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稍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經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時都無可說了。只是我方纔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劫，事在那班和尚傷天害理，爲天理所必誅，無所說。既在那個女子，取義成仁，仁至義盡，無所爲孽，我們心裏更無所爲過不去；我只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儼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說：「這事大約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裏沸揚揚的，傳說任平縣黑風崗嶺裏一個和尚，一個頭陀，一個女人，因爲妬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查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各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大爺。」安老爺笑道：「此所謂善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通正在那裏伺候老爺吃飯，便回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麼曉得？」葉通道：「這裏的二府，就合任平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說他留心地方公事，還保了卓異了呢！」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不但那女子可以遠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個是，就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裏另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話說出來，老爺竟說了句「可惜」，便問：「怎的會丟了？」公子道：「只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牆上題的那折詞兒，他又催促着走，一時匆忽的便遺失了。」老爺問：「又是甚麼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裏把自己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道：



這個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煞；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惡僧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觀台必不肯便落他人之手，只他這詞兒裏的甚麼「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曾問過，無奈他含糊其詞，只說在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並且兒子連他這稱謂都留心問過，他這「十三妹」三個字，還是排行還是姓名，他也不肯說明。」老爺道：「呔，這是甚麼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個明白；在他雖說是不稟報，難道你我受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辯說，他天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只得回道：「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觀台，想來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只是搖頭，一面口裏，却把那詞兒裏「雲中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喜形於色，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痣，痣不是一罷了，這公子實在不曾留心，只得據實答應。老爺又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却是奇怪，就合着媳婦相貌一樣，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老爺道：「這又是夢話了，我又何曾看見你這着媳婦是怎生相貌呢？」公子一個覺得說的忘情，扯脖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臊甚麼說呀？」公子只得勉強道：「此時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嫻，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文法兒也急出來了。」公子陪着一笑，讀者，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更莫是父子談心，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莫地談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正所謂「等閒難到開心處，似此開心又幾回」了。

公子見老人家心開色喜，就便請示：「父親方纔說到那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

猜着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得到此，我心裏卻是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談。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明，我自然還有個道理。」公子聽如此說，便不好問，只是未免滿腹狐疑。那時不但安公子懷疑，大約連讀者此時也不免發悶；無如作者，要作這等欲擒故縱的文章，令讀者猜一猜。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傢具，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親屋裏小床上另打一鋪睡下，衆家人也分投安置。

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公子並叫請示：「那銀子怎的個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日出去。」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說：「這事不忙在一刻，再候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纔要走，晉升回道：「請大爺等一刻再走罷，方纔奴才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了，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回道：「也不會聽見個信兒，忽然那裏來了這等一個欽差？」晉升道：「奴才也是纔聽見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很，只帶着兩個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馬頭，天不亮就傳馬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角到山陽縣預備驕馬，一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這裏縣老爺早到馬頭接差去了。」安老爺心想：「那個甚麼吳大人，莫非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會聽見有甚麼案，這欽差何來呢？斷不致於用着欽差來催我的官項呀！大家一時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橫豎我是個局外人，於我無干，去賭費這心猜他作甚麼？」說着，只聽得縣門前道府廳縣各各一起一起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台嗚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纔得回店。

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烏明阿的烏大人。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關學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拜了摺子，正要回京，覆命謝恩，纔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廷寄，命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這款差到了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廟，便叫住轎，叫平下馬，只見裏頭的經懷裏掏出一個黑皮子手本來，兩旁看了，詫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只用個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安太太老爺。」武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寫着「受業烏明阿」一行字，陣陣飛奔到門投帖。

那時正行重陽，南園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有因在那裏看，聽得縣衙前纔得一片喧嘩，雖說不聞聲息却也聽慣了，不以為意，仍然看那本文章，忽見幾對劣劣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謙辭也不免驚疑心裏說：「難道真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只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到是誰。」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道：「請進來罷！」早見那烏大人徧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個禮，請了安，原來又行了個外官禮兒，拜了三拜。安老爺半禮相還，烏老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只是怎生面出這等一個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帶，人送來，旋卸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又同「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起公子的話，便答說：「也有了，有些眉目了。」烏老爺道：「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在後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館去。」安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個便家，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只是你在差次，那有許多銀子？」烏老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著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會見京報，便接著管子金何麥丹他兩家老伯伯的急脚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衆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個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專人前來，便叫他們只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

京再由門生家裏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爲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爲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匯到門生那裏，再從門生那裏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客氣，你大兄弟也送幾兩銀子來，再有二三金便夠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大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仰事俯畜，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也該「飲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深，就該作個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老師也合他讓再讓三不成？再門生還有句放肆的笑話，見以老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只怕往後還得預備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再推，便說道：『我勸你不過就是這樣罷，我合你也說不到卻之不恭，卻是受了有愧了。』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話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個眼色，那家人早退下去。戴勤等一並招呼開，彼此會意，就都在陰門外坐下，喝茶吃煙，閒話。那位置典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纔好忙忙的換上帽子，弄了一壺茶，跟了個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們喝，也爲好便探聽探聽消息。誰想大家都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趣着，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道：『郝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裏，我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主人知道，也必噴責。』這裏有郝老爺別費心了。』那典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只得周旋一陣，把那壺茶送給轎夫去了。

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說了，只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卻不專爲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爲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大爺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爲賢，以誠樸爲無用，演戲作壽，受賄婪贓，侵冒錢糧，偷工減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靡頹等情，參得十分利害。這是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安老爺聽了這話，沈了一沈，說：『克齋這話，既承你以我爲識途老馬，我却有無多的幾句話，只恐你不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大大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有此公道，只是遲矣晚矣。

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會生得這等一個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這等一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婆還覺親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初來時衆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誠實，不辭勞，不自大，沒一些心眼兒，沒一分脾氣，你就笑他，也是那樣，不笑他，也是那樣，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轉都愛他敬他，雖是兩家合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

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人的幫項，那日把文書備妥，就數交納照例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去，便告了二月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預備轎馬前來，安老爺離了土地祠來到聚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更兼在異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極力勸慰，方住。安太太便叫她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訴玉格的話，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咱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煙，張姑娘使送上一碗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也穿上了裙子，好容易女兒勸着把那個冠子也摘了，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裏說：「好哇，親家，俺門在這裏可糟慘了。」安老爺也合他護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了，謝他途中照顧公子。張老爺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咱都是一家人，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在貧苦慣了，這幾天吃飽了飯，竟自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捨笨活，只管交給我，管作的。」勸不的時候兒，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這個女婿，他只管這麼大了，還得有個人兒，護着這幾天裏邊有個媳婦，不好叫他在裏頭不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一句話沒完，張太太話來了，說：「

『這話呢，疼閨女兒有個不疼女婿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台烏大人來拜，把個張老夫妻，嚇得往外藏躲不迭。

一時鴨籬喝道，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然後又合公子殺了一向的闊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着實感嘆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看老師沒甚麼大欠安，寫個告假書來。』安老爺便說：『有些瑣事。』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略提了幾句。只是不提那番談人見聞的話。烏大人也連忙道喜，又說：『此地總河的缺，已調了北河的同峻來過來了，也是個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些掛去。門生既可多聽兩次教導，等那同峻來，也可當面作一番囑托。』安老爺道：『說得有理。』談事情一清楚，就出來的一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實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台大人到唐來拜安老爺，談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個不來周旋，也有送下程的。到後來就不好了，鬧些整鬧的燕窩、蟹桶、海參、魚翅，甚至尺頭珍玩，打聽着甚麼貴送甚麼來，老爺一概都堅謝不收。

那日安老爺迎賓送客，忙得半日不曾住脚，一直到了半日纔得稍停。那張姑娘便送過帽頭子來，請換帽子，服侍得直像個多年的兒媳婦，又像個親生的女兒。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待辦。』一件是為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幸而安然無事，這都是天公默佑我們闔家。該辦注名香，謝上若那一件是無論怎樣這店裏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夠。』太太道：『找得是處很寬綽，連親家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住在一處纔是，有個照應。眼前這喜事，必得兩處辦，纔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太太聽了，也以爲是，恰好晉升進來，回話聽得這話，便回道：『既老爺這樣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的裏面，通着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更好了。』房子說定後，便說謝天的事。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規

婦許了十五日還願的話，  
自己的主意，連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咱們全家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老爺便覺暗合了，  
人在外廚收拾了三間潔淨房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一番，纔得就枕。

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乘虔誠焚香跪拜，叩謝上天保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纔是。』張老道：『我們正想着借些兒獻佛，備個頭兒呢。』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了香，磕過頭，親家太太也把香點着，舉得盞頭，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裏喃喃吶吶說些甚麼。磕完了頭，來爬起來，只見他把右手褪進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兩箇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親家這是甚麼呀？我難道還分彼此麼？親家太太道：『不是價，這往後俺兩日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仗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還有舊兒說的呢，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咱各人兒洗面兒各人兒光，你不要，可行不得。』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爺說：『太太，既親家這等至誠，收了再請備香上就是了。』安太太只得接過來，遞給一個丫鬟，摸了摸那錢，還是污的滾熱的。張姑娘隨婆謝過了天，便忙着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長生牌，上寫着『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安太太使同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該叫他來磕過頭纔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可了事的，我另有辦法。』安太太聽了，使同張太太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張姑娘插燭，似價的拜了四拜，就把那彈弓供在前面。

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着設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妝奩，一婚一嫁，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纔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妝過奩，都不細說。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張金鳳姑娘一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參拜天地，遙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

完成百年大禮。

這日安老爺，雖不會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雖說不得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全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河台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回京，太太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難道你們娘兒們，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無意富貴功名，況經了這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只是生為國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無如我眼前有樁大似作官的事，不得不先去料理。」公子忙問何事。老爺道：「吶，難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義重，我們竟不想尋着他答報不成？」太太道：「何常不想答報呢？只是他又沒個准住處，真名姓可那裏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不必管，我自個道理，實合你們說。從烏大人諄諄請我出去，那日我已定了個告退的注意，只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臺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退的文書發了出去。從此卸了這副擔子，我正好掛冠去辦理我這樁正事。此去尋的那十三妹，我纔待心願滿足，倘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杖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這個女孩兒纔罷。」這正是

「丈夫第一關心事，受恩深處報恩時。」  
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下世書交代。



新文化書社